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HUO NUOBEIER WENXUEJIANG ZUOJIACONGSHU



柔 情

〔智利〕米斯特拉尔 著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 三 辑

柔 情

〔智利〕米斯特拉尔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赵振江 陈 孟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柔　情

〔智利〕米斯特拉尔

（1945年获奖）

赵振江、陈孟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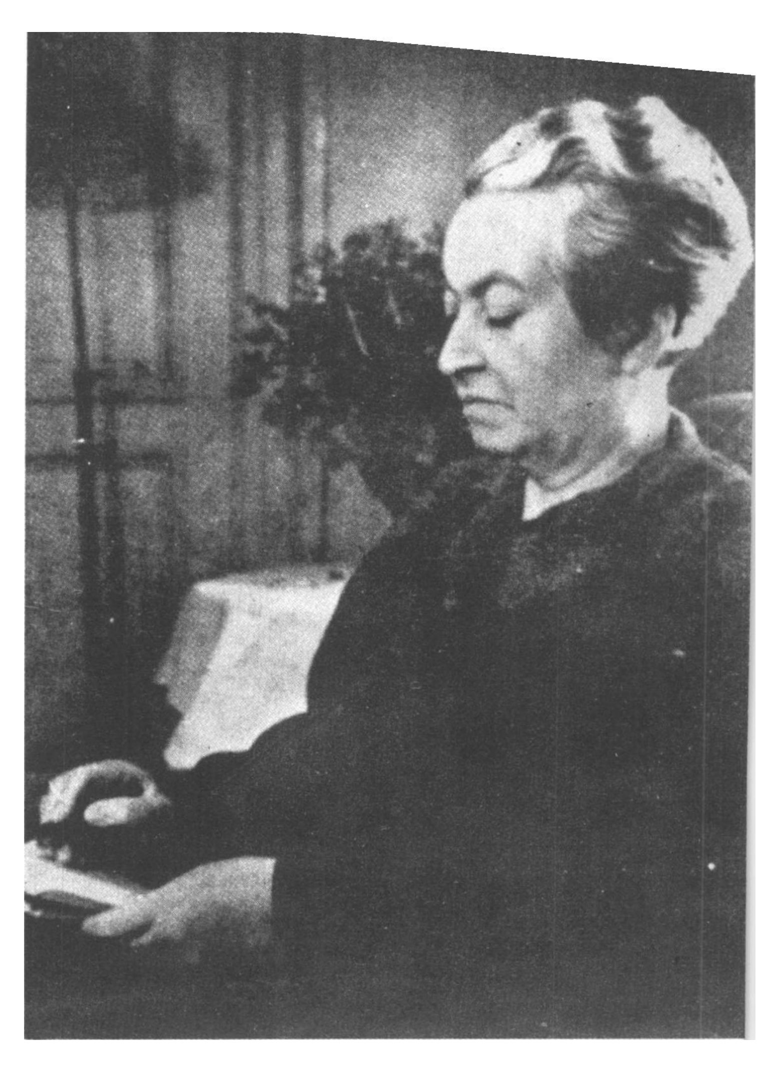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5　字数 185,7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平) 1—18,400 (精) 1—1,250 册

书号：10256·185　定价：平 1.65 元　精 3.20 元



〔智利〕 **米斯特拉尔** （1889—1957）

（194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译本前言 ·

“抒情女王”米斯特拉尔

陈光孚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原名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是智利著名女诗人。她的诗歌抒情性极强，感情真挚，故此有“抒情女王”之称。一九四五年，“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位荣获此奖的作家。

一八八九年四月七日，米斯特拉尔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以北的艾尔基河谷。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在纽约逝世。

对于她的血统，学术界有不同的考证和结论：一说她是印欧混血种（印第安人与欧洲白人混血）的后裔；一说她的父母都是在智利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还有些文学史家则认为她的家族有犹太人的血统。这后一结论仅仅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对犹太人的同情以及对《圣经》的态度推断出来的，不足为凭。

诗人一生坎坷的经历和漂泊不定的生活是她诗作素材取之

不尽的源泉；她所经历的爱情悲剧，她的职业——儿童教育和她亲身体验的世界战争是她诗歌创作激情的摇篮。她的悲怆身世和对妇女儿童的同情决定了她的诗作的风格。因此，只有结合她的生平，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和评价她的诗作。

诗人在三岁时，父亲就弃家出走，不知去向。她自幼过着清苦的生活，从未迈进过学校的大门。所幸的是她的同父异母姐姐埃梅丽娜是小学教员，担任了米斯特拉尔的义务家庭教师。诗人热爱书籍，尤其是俄国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对她的熏陶，无疑为她后来开创拉美新的诗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姐姐的指导下，米斯特拉尔也爱上了教育事业。一九〇五年她在农村的一家小学当上了助理教师。一九〇六年，正当豆蔻年华，爱情的悲剧接踵而来，精神上的刺激不仅使她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而且给她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她的第一部诗集《绝望》便是这一时期内心深处感情的迸发。为了进修教学专业，一九一〇年诗人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训练班，短期毕业之后便成为正式教师。一九一一年又转入中学任教员。一九一二年接受边境一座名叫安第斯中学的邀请，在那里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课余，仍旧怀念着失去的爱情和未婚的爱人，并以此为题材，不断创作着痛楚感人的诗歌。一九一四年，她参加了在圣地亚哥举办的“花节诗歌比赛”，以她悼念爱人的三首《死的十四行诗》荣获第一名。发奖时，台上呼唤着她的名字，却没有人上台领奖。事后，相传她出于羞涩，没有出席发奖大会。谁知几天之后，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叙述了大会的盛况。由此证实，诗人参加了发奖大会，但她担心朗诵自己诗歌时感情过于悲痛而未敢上台。

感情的煎熬竟然持续了十年之久！米斯特拉尔到一九一九

年才恢复了常态。尽管如此，她决定终生不嫁，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和诗歌创作中去。果然，她在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一些改革收到显著的效果。蓬塔·阿雷纳斯·特穆科和圣地亚哥的一些中学先后聘请她任校长。她的名声甚至传到国外，墨西哥政府特意邀请她到该国进行教育改革。就在她赴任之前，纽约的一些朋友极力促使她将诗作汇编成册出版。西班牙研究院承担了出版的义务，于是《绝望》集于一九二二年问世。西班牙文学界首先为这本诗集喝彩。著名文学家唐曼努埃尔·德孟多利奥评论这本诗集时这样写道：“她的创作特征具有火山爆发那样的激情和广泛的概括力；灼热的诗句来自那长期经受铸炼、激情迸发的熔炉——心田，也是从那经久不熄的思想烈焰中陶冶出来的。象她这样的诗人，普遍有着深邃坦荡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陶醉在自己作品外在的美学之中。在他们身上，一种动人的、生活在难以名状的神秘中的永恒激情把幻想、思想以及精神和肉体的感受都融成为一体。不言而喻，这种气质的诗人一定具有巨大的抒情力量”。

一九二四年，诗人完成了墨西哥政府委托的教育改革工作，回国途中，访问了美国和欧洲。在马德里发表了第二本诗集《柔情》。这本诗集中有一部分是《绝望》中的作品，大部分则是表现母爱和儿童生活的，标志着诗人摆脱了个人孤寂和痛苦的情感，不断开拓新的题材。一九二五年二月她回到祖国时，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她接受了博士学衔和最高退休金，同时又被政府任命为驻外代表，先后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布鲁塞尔和美国去作领事。一九二九年母亲去世，这又使她一度陷入悲痛，在后来发表的第三本诗集《有刺的树》中可以看到痕迹。

一九三〇年可以说是她诗歌创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她将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总结成为十条原则公诸于世。《艺术十条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神论的艺术；美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影子；美是指灵魂的美，美即是怜悯和安慰。

根据这些原则可以看出，她的诗歌一般存在着泛神论的观点，后期诗歌中人道主义色彩比较浓郁，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在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有着具体的进步内容，即为贫苦的人们的不幸大声疾呼，为犹太民族的遭遇表示不平，为穷苦儿童祈求怜悯。一九三八年发表的诗集《有刺的树》便是具体的明证。诗人的心胸逐渐宽广了，从个人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面向全世界。不过，由于她与许多欧美诗人一样，受到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一些诗作晦涩难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诗人的生活中发生两件大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出任驻联合国特使。两件事的后果是为她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大门，她周游了许多国家，尤其使她惊愕的是欧亚两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疮痍。她开始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的战士过渡，她写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文章，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发表的诗集《葡萄压榨机》中表达了对祖国，对人民和世界和平的热爱。但是，这已经是她暮年的事业了，她还未能转变成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便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病死在纽约。

我们编选的这本诗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选自她的第一本诗集《绝望》；第二部分选自第二本诗集《柔情》；第三部分则选自《有刺的树》和《葡萄压榨机》。由于当时历史背景的种种原因，诗歌的顺序和具体内容都有费解之处，为了便

于阅读，不得不作些解释：

《绝望》是米斯特拉尔的成名之作，也是她的诗集中最重要的一本，这不仅仅是由于突破现代主义的束缚开创了新的诗风而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真实地表达了诗人亲身的感受、细腻的感情和独特的意境。一九二二年，当她的诗集在纽约问世的时候，全书共有七章，其中五章是诗歌，两章是散文诗和短篇小说。不少研究过米斯特拉尔这部诗集的学者认为“绝望”这个名称并不适合作为全书的统称，因为除《痛苦》那一卷外，大都文不对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按照诗集目录的顺序阅读，令人难以摸到作者感情发展的脉络，读后大有昏昏然之感。国外个别学者认为这正表达了诗人由于爱情的悲剧以致神魂颠倒的结果。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原因是这部诗集是诗人将过去零散创作的诗汇集成册的，其中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未发表过。在出版这部诗集时作者已经三十多岁，爱情悲剧所留下的感情波澜已经平息。她回忆那一段创作经历时曾写道：“在这一百首诗中，留下了一个淌着血的痛苦的过去，那时连诗歌都淌着血，用以减轻我的痛苦。”①但诗人将这些诗歌出版时出于不堪回首的羞涩和为了隐蔽爱情悲剧的脉络，却故意将诗歌的先后顺序弄颠倒了。问世之初，由于诗集中的每首诗都有个性，并未引起注意。后来，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前后不仅不能贯通一气，而且情绪有很大悬殊和起落。我们这本诗集尊重作者的安排，是按照原来次序编选的，但有必要在前言中结合作者所经受的爱情悲剧的发展，排出另一种次序，这样方能一目了然。

①见《绝望》集中的《心愿》，1922，纽约。

一九〇六年，诗人年方十七岁，天真纯洁，笃信上帝。由于她天资聪敏，好学不倦，加之姐姐的耐心教诲，虽然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但是已经成为乡村小学的女教师。对前途的憧憬，对事业的自豪，迫使她挥笔抒发自己的心境，写下了不朽的诗歌《乡村女教师》：

纯洁的教师。“温柔的园丁”
她说，“这是将耶稣继承，
眼睛和双手要保持洁净，
用圣油的清亮给人以光明。”

她精雕细刻的犁杖为孩子耘耕，
犁开道道田垅，播下完美的心灵。
她闪光的美德象飘飘瑞雪，
难道你不该将道歉的话语说上一声！

看来，她虽然努力从事教育工作，但是象她这样一位少女的初恋也引起了乡村中的种种议论，所以她希望农妇们收起各种非议，对她表示歉意。

是的，米斯特拉尔爱上了一位名叫罗梅里奥·乌雷塔的年轻铁路职员。初恋的感受使诗人对前途和理想更加充满了信心，请看下面一段对爱情的回忆：

自从你和我订下了婚姻，
世界变得多么美丽动人。
当我们靠着一棵带刺的树，
相对无言，默默倾心，
爱情啊，象树上的刺儿一样，

将我们穿在一起，用她的清馨！

《天意》

假如你看看我，我会变得漂亮，
就象露水珠滴在小草上。
我神采奕奕，来到小河旁，
高高的芦苇将认不出我的模样。

《羞愧》

少女对爱人的品格逐渐了解，于是对他的情意产生了怀疑。对方是否能忠于爱情？这使诗人心绪不宁：

昔日是乞丐，可如今成了女王，
怕你将我抛弃，终日里胆战心慌，
面色苍白，我时时在问你：
“还与我在一起吗？别把我丢在一旁！”

《不寐》

你知道，面对可怕的幻觉，
忧心忡忡的人不敢睁眼。

《苦恼》

诗人所担心的事，不幸被言中了。未婚夫爱上了另一个姑娘：

他和别的姑娘在一起；
我亲眼见他们走过去。

风依然柔和，
路依然寂静。
可是我这双可怜的眼睛啊，
却看见他们走过去！

《谣曲》

小路上，遇见了他。
水面依然如故，
玫瑰未开新花，
可我的心灵却又惊又怕。
可怜的女人啊，
泪水挂满了面颊。

他哼着小曲，
本是漫不经心；
可一看见我，
歌声就变得低沉。
我看看那条小路，
奇异得如同梦境。
宝石般的晨曦中，
我脸上泪珠纵横！

《相逢》

诗人为了挽回失去的爱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话已不能投机，关系终于破裂了：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久久没有说话。
目光凝滞象丢失了魂魄，

面色惨白在惊恐挣扎。
经过了这样的时刻，
一切都成了虚话。

《痴情》

穷苦孤独的少女在这种精神创伤的打击之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

此时此刻，象海水一样苦涩，
主啊！请你支撑住我。
我的道路充满黑暗，
呼声惊恐不安！
爱情曾象火花一样，
在风中飞舞，在水中点燃。
………
现在我循着模糊的踪迹，
孤苦伶仃，来到你的领地，
请不要回避，不要熄灭灯盏，
不要关闭帐篷，不要再默默无言！

《苦恼》

更严重的悲剧发生了。罗梅里奥·乌雷塔对爱的不忠和见异思迁的秉性遭到了报应；新结识的姑娘抛弃了他。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他为了保存面子，在邻村科金坡举枪自杀了。死时，口袋里有一张寄给米斯特拉尔的明信片。据推测，当别人抛弃他的时候，他曾想与诗人破镜重圆。这件事更导致米斯特拉尔感情的迸发。著名的三首《死的十四行诗》便是在这种情况

下写出来的。《徒劳的等待》、《陶杯》和《祈求》三首诗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每字每句都爆发出感情的火花，如泣如诉，被称为拉丁美洲诗坛上空前激愤的抒情佳作。不久，米斯特拉尔接受了朋友的劝告，毅然决定出游。她先后游览了近十座城市，在旅途中，感情逐渐平静下来。有诗为证：

大海啊，用永恒的盐水，
将我的心儿洗净。
……
别人向你要求黄金和珍珠，
我向你要求遗忘。

《海上的歌》

缥缈的云儿，
轻柔的纱，
请把我的心灵带走，
带上蓝天去吧。

《云之歌》

旅途上，感情常有起伏，忘却痛苦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诗作的基调仍以伤感为主：

日落的时光，
把血泼在山冈。

在这个时辰，有人觉得痛苦，
沉痛地失去了心房。
只有一腹空腔，

对着残阳。

《山顶》

时间是医治伤痛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当诗人将要回到故乡的时候，心情趋于平静：

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
我曾将手臂伸给了爱人。
他正在我心灵中死去，
如同傍晚毫无生气的彩虹。

《秋》

回到故乡之后，诗人心灰意懒，立志终身不嫁，再不受爱情的折磨。但是，小学教员的职业促使她对儿童怜爱，想到自己将不能生儿育女，心中也不免惆怅：

我总说：要一个儿子！
就象春情萌动的花木将蓓蕾向蓝天延伸。
………
我的心田开出了芬芳的花朵，
使所有的青山都飘溢着清馨。

《儿子的诗》

《不能生育的女性》和《孤独的婴儿》也是这一时期的两首佳作，前者是自我写照，后者是对儿童怜爱的流露。从此，米斯特拉尔的诗风为之一变，由抒发失掉爱情的痛苦心境过渡到对母亲和儿童的颂扬。《绝望》集也就此结束。

《柔情》集中的顺序并没有被作者颠倒过，所以不必画蛇添足妄加解释。这本诗集中的作品大都是歌唱母亲和儿童的，也有些是儿歌。格调清新、内容健康、语言朴实是它们的三大特点。其中最后的两首又表露出作者思想的变化：《大树的赞歌》描述了大树俯首为人类服务的伟大风格；《小红帽》则改变了以往儿歌的诗风，劝戒孩子们要分清敌、我、友。无疑，这两首诗足以证明作者已经从抽象的人道主义中挣脱了出来。

本书中的第三部分汇集了《有刺的树》（又译《塔拉》）和《葡萄压榨机》中的一些作品。《有刺的树》这个书名是什么含义？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西班牙文的 TALA 在字典中确是“有刺的树”。但是这种含义与诗集内容毫无关连。于是有人认为作者取此名只是音韵爽脆，并未考虑有什么意义。这种看法也被拉美大多数评论家所否定。“塔拉”这个双音词，在梵文中是“平原”的意思；在古日尔曼语言中是“语言”；在冰岛语中是“数目”；在葡萄牙语中则是“木板”。智利著名的米斯特拉尔研究专家萨维德拉·莫里纳认为作者是借用了梵文；意在“平原”。因为诗集的特点即是空旷无垠、颓唐寂寞和苦闷忧伤。暂且不论萨维德拉对这本诗集的评价是否得当，米斯特拉尔于一九三八年在阿根廷写的一篇论及智利文学史家托雷斯·里奥塞科的文章中如此写道：“……犹如哥亚斯的塔拉树一样粗壮”①，于是可以证明米斯特拉尔确定指的是一种树木，《有刺的树》的译法看来更确切一些，但粗壮的含义并未反映出来。这部诗集包括了摇篮曲、叙事诗、趣闻和风景诗等，题材比较多样。在一些诗作中，我们会发现仍有

①见圣地亚哥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信使报》。

《绝望》那种哀伤的情调，这与作者的母亲逝世有关。母亲的去世使诗人又想到了死的可怕 死给活着的人带来的悲伤，这些思想在《死的国度》一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此外，当时在欧洲风靡一时的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米斯特拉尔的诗风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特征是隐晦和造作。所以《有刺的树》这本诗集远不及《绝望》那么真实，也没有《柔情》那么明朗，被拉美文学界认为是某种倒退。

《葡萄压榨机》发表之后，使读者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这是作者最后的一本诗集。诗人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积极为妇女和儿童事业奔走，在外交活动中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政策。这些经历使作者的思想感情有了明显的转变。她开始同情劳动大众，写出了《工人的手》这个名篇；她开始痛恨剥削者，创作了《织布机的老板》这篇激愤的诗作；她向往人类的未来，写出了《黎明》中包容宇宙气魄的诗句：

我敞开胸膛，
让宇宙进来，象炽热的瀑布一样
新的一天降临，
使我豪情激荡。
我要象饱满的岩洞，
将新的一天歌唱。

晚年的米斯特拉尔挣脱了个人悲痛的枷锁，思想上获得了解放。晚年的米斯特拉尔在创作上摈弃了绵绵的格调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向人民的歌手转化。可是，不幸降临在她头上：正当她的艺术生命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亡遏住了她继续前进的步伐。这步伐正从有神论向无神论迈进；这步伐正从资产阶级

的人道主义向革命的人道主义过渡；这步伐正从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向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转化。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广大作家的素质和出路，这就是她留给拉丁美洲文学的最宝贵的遗产。她的诗风对聂鲁达和其他许多拉丁美洲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她的思想基础上，不少拉美诗人成为无产阶级诗人和进步诗人，另一些诗人成为著名的抒情歌手和政治诗人。聂鲁达闻知米斯特拉尔噩耗时写道：“米斯特拉尔，你回来吧！有谁会忘记你那颂扬玫瑰花、智利北方皑皑白雪的歌声呢？你是智利的女儿，属于人民。有谁会忘掉你献给赤脚儿童的诗句呢？有谁会忘却你那首诗歌《诅咒》①呢？你是和平的鼓舞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们大家都热爱着你……”

米斯特拉尔千古！

① 《诅咒》是米斯特拉尔于一九五〇年发表的散文诗，谴责了帝国主义，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保卫世界和平。

目　录

柔情集

有刺的树

葡萄压榨机

绝 望 集

倔强的女　人

我记得你的面庞，它注视我的成长，
你穿着蓝色的裙子，前额被晒得发光。
在我的童年，在我肥沃的土地上，
我见你犁开黑色田垅，头顶四月的骄阳。

酒店里，他将混浊的大杯举到头上，
使一个爱子紧贴你藕荷色的胸膛。
回首往事，你痛心疾首，
播下的种子却平静安详。

来年一月我见你将儿子的小麦收割，
我睁大眼睛注视你，却不知为什么
你是那么迷人，我却珠泪颗颗。

我至今仍愿将你脚上的泥土亲吻，
尘世中找不到你这样的女人，
我将用歌声铭记你的耕耘。

赵振江译

孤 独 的 婴 儿

——致萨拉·胡伯内尔

听到哭声我停在山坡上，
走进路边小屋的门廊。
婴儿欢快的目光，从床上投向了我，
甘甜似美酒使我陶醉异常。

母亲迟迟未归，躬身操劳在耕地上，
孩子醒来，寻找玫瑰色的奶头哭声凄凉，
我把他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首摇篮曲油然而生，嘹亮悠扬……

月亮透过敞开的窗户将我们凝望，
孩子已经入睡，歌声还在回荡，
象是新的光源，照得我心花怒放……

当母亲颤抖着打开房门，
看见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就听任婴儿在我的怀里畅游梦乡！

赵振江译

怀　念

阿马多·内尔沃①，你那温和微笑的表情；
阿马多·内尔沃，你那文雅的诗句和心灵：
我写给你的时候，墓板已经遮住了你的前额，
皑皑的白雪——无垠的寿衣覆盖了你的身躯，
白木棺柩包住了你的面容。

你会这样写给我："我孤独忧伤，
穿着寿衣与他人的尸体为邻，
我唯有颤抖不已
一心祷告耶稣基督，我的上苍。"

再没有什么蜂房象你那样献给人们蜜糖；
再没有什么语言比得上你的温馨；
让痛苦去打扰歌声吧，
让灾难和不幸泛滥吧，你再不会做出反应！

你曾经歌唱的地方，光明永存。

① 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墨西哥著名诗人。

上百个夜晚，是你的诗句促我安眠。
你的存在曾使我坚强勇敢；
在昏暗中，你总是那么明亮，
可是现在呵，你一身尘土，默默无言。

我们未曾见面便永诀，这是天命。
是谁曾与你神交？是谁在你墓旁
嘶哑地呼唤着你的姓名？
又是谁望穿秋水，在上帝身旁寻觅你的灵魂？

我留在人世间，尚有我的职责，
将来相遇，我定向你诉说衷肠，
在南天的十字架上你遥望着我，
那么遥远的地方，连风儿也吹不到，
怎能将你的友情吹到我的心坎上？

你在蓝宝石的王国，
请允许我为你洒下悲戚的泥土，
你在上帝荫庇下，会这么呼叫：
“我们都是孤儿，无依无靠，尽人皆知，
全身的细胞都是凄凉孤苦的，只求一死了之！”

陈　孟　译

未　来

萧瑟荒索的寒冬，
将掠过我的心灵。
日光会将我刺伤，
歌声会使我溃疡。

平直稀疏的发缕
使我满脸倦容。
六月紫罗兰的馨香
也会使人丧生！

母亲的太阳穴
盖上了灰土层层，
我的两膝当中
不会有金发的儿童。

为了不搅动坟墓，
我不看麦地、天空，
重新牵动死者，
我的心一定会发疯。

我所寻求的人儿
已经朦朦胧胧，
就是进入极乐
也不能与他重逢。

赵 振 江 译

黛莱萨 · 普拉特斯 · 德 · 萨拉台娅

春光依旧，她却已不在人间，
真使我比乞丐还要可怜。
尽管二月的谷物堆满了场院，
太阳失去了光辉，谷穗也变得暗淡。

沉默不语、羞涩、文静，
只有一副肌体的外形，
但一开口便显出生命的活力，
世人与她接触便能净化心灵。

她那一双大大的慧眼
象两把利剑将世界洞穿。
俯视大地她不会惊叹：
对人间的一切她早已了然。

头顶烈日在荒原上跋涉三千年
也不会象她那样疲惫不堪。
汇集百川却口干舌燥，
她是生命之泉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如今我不问她是灰烬还是灯盏。
我知道她光荣才哭着将她称赞，
但我哭的是自己渺小、优柔寡断，
跌倒怕沾污泥，欲走却又畏难。

她尸骨芬芳胜过明媚的春天：
脸庞就象终于见到的上帝的容颜。
她若再还人世会把我的灵魂洗涤，
她若再睁双眼会把我完美地送到上帝身边。

赵 振 江 译

乡村女教师

——致费德里科·德·奥尼斯

纯洁的教师。“温柔的园丁”，
她说，“这是将耶稣继承，
眼睛和双手要保持洁净，
用圣油的清亮给人以光明。”

贫穷的教师。她的天地不比世人。
正如以色列痛苦的布道者一样。
穿着褐色的裙子，手上全无装饰
可她的精神却闪烁着高贵的光芒！

欢乐的教师。遭受创伤的可怜妇女
她的微笑象是好心的哭泣
在破旧的红色凉鞋上面
正是她神圣的瑰丽花絮！

多么温柔啊！她是一条甜蜜、丰满的河流，
痛苦的猛虎狂饮不休，
利刃打开了她宽广的胸口，

留下了爱情无限的忧愁。

农夫啊，你的儿子从她的话里
将赞美和祈祷的诗句学习；
可你却不吻她如花的心灵就扬长而去，
全不见她身上闪着启明的晨曦。

农妇啊，曾记得你对她的名字
议论得多么粗鄙不堪，
多少次与她相逢却视而不见，
对儿子的哺育，她比你有更大的贡献！

她精雕细刻的犁杖为孩子耘耕，
犁开道道田垅，播下完美的心灵。
她闪光的美德象飘飘瑞雪，
难道你不该将道歉的话语说上一声？

直到死神催她起程的那天，
她还象圣栎树庇护在林间。
想到长眠的母亲在将她等待，
面对死神她毫无怨言。

睡在上帝的怀抱，象月亮铺成的软床，
她的优实是天上的星象；
圣父为她唱着摇篮曲，
和平象丝丝细雨撒在她的心上。

她的心灵象满满的酒杯一样
带来一切永恒的玉液琼浆；
她的生命是圣父常开的缝隙，
不断扩展给人间光亮。

因此，就连她的骨灰
也使玫瑰园放射火光。
（守墓人告诉我）当人们踩到那里的土地，
脚掌都会散发出芳香！

赵 振 江 译

圣 栎 树

—— 致教师布里希达·瓦尔克尔小姐

一

这强悍而又娴雅的女子的灵魂，
深沉时甜蜜，爱恋时严谨，
象一棵枝叶芬芳、光彩动人的圣栎，
沿着她粗壮的枝干攀缘着盛开的花神①。

结实的栎树啊，柔和的夜来香，
交织成她玫瑰色的心房。
虽然高大挺拔，你一眼就会发现
她的叶片上有激情在荡漾。

两千只云雀在她那里学习歌唱，
乘风飞向四面八方，

①指花神木。

去栖息在极乐的天堂。

崇高的圣栎树啊，让我吻你伤痕累累的树干，
让我高高地举起右臂
久久地祝福你上帝造就的神圣身躯！

二

云雀的巢儿沉重，你昂首挺胸，
乐意负荷，从不避重就轻。
敏感的叶子为什么摆动，
只想让树荫更宽更浓。

生活之风掠过你的叶丛
温柔无声，如情似梦；
沸腾的生活弹奏你的琴弦，
象上帝的节奏一样平静。

接受那么多的鸟巢，容纳那么多的歌声，
你的胸怀放出那么多的馨香，
给人那么多的享受，那么多的爱情，

这使你挺拔的树干变得神圣
使你不朽的树冠变成美的象征，
秋天过去，你依然郁郁葱葱！

三

崇高的圣栎树啊，我要为你歌唱！
让人类邪恶的樵夫在你面前放下刀斧，
愿你的树干里没有痛苦的泪水流淌，
当上帝的光芒照到你的身上，它的胸怀
会变得温柔宽厚，就象你的胸怀一样。

赵 振 江 译

相　　逢

小路上，遇见了他。
水面依然如故，
玫瑰未开新花；
可我的心灵却又惊又怕。
可怜的女人啊，
泪水挂满了面颊。

他哼着小曲
本是漫不经心，
可一看见我
歌声就变得低沉。
我看看那条小路
奇异得如同梦境。
宝石般的晨曦中，
我脸上珠泪纵横！

他边走边唱，
带走了我的目光……
在他的身影后面

芳草一如往常。
这有何用！
我的心灵在空中激荡！
虽无人将我伤害，
我却眼泪汪汪！

当夜他没有失眠，
我却守着孤灯未曾合眼；
由于他全然不知，
我的情思没刺伤他松香色的胸膛，
也许他在梦中
会闻到金雀花的芳香，
因为一个可怜的女人
脸上眼泪汪汪！

独来独去，我并不畏惧；
又饥又渴，也未曾哭泣；
可自从与他相遇，
上帝就让我充满了忧虑。
母亲在床上为我祈祷，
一片诚心诚意。
可今后我的脸上
也许永远残留着擦不干的泪迹！

赵 振 江 译

我 喜 欢 爱 情

它在田垅间自由来往，
它在清风中展翅飞翔，
它在阳光里欢腾跳跃，
它与松林紧贴着胸膛。
你能忘却邪恶的思想，
却不能将它忘在一旁：
你要听它倾诉衷肠！

它的语言铮铮作响，
它的语言象莺啼燕唱，
那里有和风细雨的乞求，
也有命令似的惊涛骇浪。
不要做出狂妄的神态，
也不要装出愁苦的模样：
对它的招待可要周详！

它是一副主人的模样，
借口软化不了它的心肠。
它能打破鲜花的酒杯，

也能劈开冰冻的海洋。
你不能拒绝它的留宿，
你没有勇气对它言讲：
对它的招待可要周详！

细致的反驳它头头是道，
智者的论据，女人的温良。
人类的科学能拯救你，神学相形见绌：
对它的信念可要坚强！

它用麻布将你蒙上，
你对它会顺从忍让。
它热情地将你拥抱，
你不会摆脱它的臂膀。
它向前行走，
你会盲目地跟上，
尽管知道那是地狱不是天堂！

赵 振 江 译

默　爱

如果我恨你，
我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
可如今我爱你，
对人类如此含糊的语言
我却信不过！

你愿它化作一声呼唤，
来自深深的心底，
可它还没出胸膛和喉咙，
灼热的激流早已有气无力。

我本是一座涨满的池塘，
可对你却象干涸的泉眼一样。
一切都由于我痛苦的沉默，
它的残暴胜过死亡！

赵振江 译

痴　　情

天啊，
请闭上我的双眼，
封住我的双唇，
时间纯属多余，
言语全然说尽。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
久久没有说话。
目光凝滞象丢失了魂魄，
面色惨白在惊恐挣扎。
经过了这样的时刻，
一切都成了虚话！

他声音颤抖，
我结结巴巴，
忧伤苦闷，
糊里糊涂地回答。
我讲了他和我的命运
注定是血和泪的混杂。

从此后，我知道
一切都成了虚话！
任何脂粉都会在泪水中消溶，
流下我的脸颊！

耳朵听不见声音，
嘴巴不能说话。
在毫无生气的大地上
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无论是血红的玫瑰
还是沉默的雪花！

天啊，我不曾将你呼叫，
哪怕是辘辘饥肠，
可现在我却要求你：
让我的脉搏停止，将我的眼睛闭上！

请为我遮挡清风，
清风会把他的声音吹向远方；
请让我摆脱烈日，
烈日会驱散他的形象。
请接受我吧，
我满怀激情地前往，
激情满怀！就象注满洪水的大地一样！

赵 振 江 译

心　　声

你不要紧握我的双手，
长眠的时刻将会来临，
交叉的手指上笼罩着阴影
还有厚厚的一层灰尘。

那时你也许会说：
“我对她已经没有情意，
因为她的手指
象脱了粒的谷皮。”

你不要把我亲吻。
那暗淡的时刻将会来临，
在潮湿的土地上
我将没有你要吻的双唇。

那时你也许会说：
“我爱过她，但爱情已经枯亡，
因为她已经不能散发
我金雀花一样的吻的芬芳。”

你的话使我多么扫兴，
可你却胡言乱语，说个不停，
说什么当我的指头已经折断
也要放在你的前额上面，
我的气息将落在你的脸上
充满对你如饥似渴的思念。

你不要因此而将我抚弄。
当我说献给你全部爱情，
用伸开的两只臂膀，
用我的嘴唇和脖颈，
那时我是在将你欺骗，
可你却以为吻到了一切，
被哄得象一个幼稚的儿童。

因为我的爱情
不仅是这疲惫僵硬的躯体，
它在苦行衣中瑟瑟战栗
使我无法高高飞起。

它是吻的含意，而不是嘴唇，
撕破喉咙的声音并不是心胸：
它能穿透我的肌体，
它是上帝的飞翔的风！

赵 振 江 译

天　　意

一

如果你出卖我的灵魂，
大地会变成你后续的母亲。
河水会变得凄凄惨惨，
从上到下冷汗淋淋。
自从你和我订下婚姻，
世界变得多么美丽动人。
当我们靠着一棵带刺的树
相对无言，默默倾心。
爱情啊，象树上的刺儿一样
将我们穿在一起，用它的清馨！

如果你出卖我的灵魂，
大地会叫你毒蛇缠身。
我要毁掉痛苦的膝盖，
你会永远断子绝孙。
耶稣的光辉将在我胸中熄灭，

一反常态—— 在我的家门：
乞丐的手臂会被打断，
还要驱赶受难的妇人！

二

你对人的亲吻
会传到我的耳边，
因为深深的岩洞
为我传递你的语言。
路上的尘土
会保存你脚掌的气味，
我会象小鹿一样闻着
跟随你跑遍群山……

云彩会将你爱的人
画在我房子上面。
你象小偷一样去把她亲吻，
钻进地心里边。
当你捧起她的脸
会看到我珠泪串串。

三

如果你不和我一起行走，

上天会叫你失去阳光；
会叫你没有水饮，
如果水中不映着我的形象；
会叫你彻夜不眠，
如果你不是枕在我的发辫上。

四

哪怕你在长满青苔的路上行进
也会震碎我的灵魂，
无论在山地还是平原
饥渴都会将你撕啃。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黄昏
晚霞都是我创伤的血痕。

尽管你在招呼别的女人，
我仍在倾听你的声音。
我会象一股盐水，
渗入你的喉咙藏身。
无论你渴望、歌唱或仇恨，
都只能为了我一个人！

五

如果你走了并死在远方，

你要在地下等上十年。
把手捧得象瓢儿一样
让我的泪水流在里边。
你会觉得那痛苦的肌体
在使你全身发颤，
直到我的尸骨全化成粉末
撒在你的脸儿上面！

赵 振 江 译

不　　寐

昔日是乞丐，可如今成了女王，
怕你将我抛弃，终日里胆战心慌，
面色苍白，我时时在问你：
“还与我在一起吗？别把我丢在一旁！”

确信你来到这里，
我本想微笑着继续，
但是在睡梦中依然心有余悸，
还在问：“你真的不再远去？”

赵 振 江 译

羞　　愧

假如你看着我，我会变得漂亮，
就象露水珠滴在小草上。
我神采奕奕，走到小河旁，
高高的芦苇将认不出我的模样。

我的口形丑陋，我的五音不全，
我的膝盖粗糙，我感到难堪。
如今你看上了我，来到我面前，
抚摩自己的躯体，我感到自己可怜。

在黎明的路边，你一定会发现：
没有哪一块石子比她更暗淡，
因为听到了这女人的歌声，
你便向她抬起了自己的视线。

为了平原上的行人看不出我的心情，
我将保持沉默，一声不吭，
只让这幸福在粗糙的前额上闪烁，
在我的手上颤动……

夜色茫茫，露珠儿落在草上，
你久久地注视着我，深情地倾诉衷肠。
等到明天，再到小河旁，
你吻过的人儿会变得非常漂亮！

赵 振 江 译

谣　　曲

他和别的姑娘在一起，
我亲眼见他们走过去。
风依然柔和，
路依然寂静。
可是我这双可怜的眼睛啊，
却看见他们走过去！

他爱上了别的姑娘，
那里洋溢着花香。
唱着歌儿过去，
只让刺儿为我开放。
他爱上了别的姑娘，
那里洋溢着花香。

他吻了别的姑娘，
在大海的岸旁；
桔黄色的月亮
跌落在波涛上。
我不能将自己的血

涂抹在广阔的海上！

他和别的女人走了，
将一去不回还。
天空晴和美好，
（上帝默默无言。）
他和别的女人走了，
将一去不回还！

赵 振 江 译

苦　　恼

此时此刻，象海水一样苦涩，
主啊，请你支撑住我。
我的道路充满黑暗，
呼声惊恐不安！
爱情曾象火花一样
在风中飞舞，在水中点燃。
它烤焦我的嘴唇，
折磨我的灵感，
挥发我的岁月时间。

你见我睡在路边，
前额多坦然。
你也曾看见我平静的前额
如何失去夺目的容颜。
你知道，面对可怕的幻觉，
忧心忡忡的人不敢睁眼；
也知道那无法言传的奇迹
以多么美妙的方式出现！

现在我循着模糊的踪迹，
孤苦伶仃，来到你的领地，
请不要回避，不要熄灭灯盏，
不要关闭帐篷，不要默默无言！
疲倦在蔓延，
痛苦在增添；
正值隆冬，又逢大雪，
黑夜里到处是疯狂的鬼脸。

主啊！在青春的旅途中，
我见过多少睁大的眼睛，
可只有你的眼睛注视着我。
然而它们是多么纯洁晶莹！……

赵 振 江 译

死的十四行诗

一

人们将你放在冰冷的壁龛里，
我将你挪回纯朴明亮的大地，
他们不知道我也要在那里安息，
我们要共枕同眠梦在一起。

我让你躺在阳光明媚的大地，
象母亲照料酣睡的婴儿那样甜蜜。
大地会变成柔软的摇篮，
将你这个痛苦的婴儿抱在怀里。

然后我将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在月光缥缈的蓝色的薄雾里，
把你轻盈的遗体禁闭。

赞赏这奇妙的报复我扬长而去，
因为谁也不会下到这隐蔽的深穴里

来和我争夺你的尸骨遗体！

二

有一天，这长年的苦闷会变得更加沉重，
那时候灵魂会告诉我的躯体，
它不愿再在玫瑰色的路上拖着包袱行走，
尽管那里的人们满怀着生的乐趣……

你将觉得有人在身旁奋力挖掘，
另一个沉睡的女人来到你寂静的领地，
待到人们将我埋葬完毕，
我们便可以畅谈说不完的话语！

到那时你才会知道为什么
你的躯体未到成年又不疲倦，
却要在这深深的墓穴里长眠。

在死神的宫殿里也有光芒耀眼，
你将明白有星宿在洞察我们的姻缘，
背叛了婚约就该命染黄泉……

三

那一天，邪恶的双手控制了你的生命，

按照星宿的示意，你离开了百合花丛。
当邪恶的双手不幸伸进花园，
你的生命之花正当欢乐的妙龄……

我曾对上帝说：“人们把他引上了死亡的途径。
他们不会指引那可爱的魂灵！
主啊，让他逃出那致命的魔掌，
或沉沦在你赐予人们的漫长的梦中！

“我不能向他呼喊，也不能随他运行！
倾覆他小船的是一阵黑色的暴风。
让他回到我的怀抱或让他年茂时丧生。”

在如花似锦的年华，船儿停止了运行……
难道我不懂得爱，难道我没有情？
将要审判我的主啊，对此你了解得最清！

赵 振 江 译

徒劳的等待

我忘了
你轻快的脚步已化为灰烬，
又象在美好时辰
到小路上把你找寻。

穿过山谷、河流和平原，
歌声变得凄凄惨惨。
黄昏倾泻了它的光线，
可你仍是动静杳然。

太阳火红，枯萎的罂粟花瓣
已经散落成碎片；
细雾濛濛使原野抖颤，
我孑然一身与谁为伴！

秋风瑟瑟，摇曳着
一棵树的发白的手臂。
我感到恐惧，呼唤着你：
“快快来呀，亲爱的！

“我有恐惧也有爱情，
亲爱的，加快你的行程！”
茫茫夜色越来越重，
我的痴情越来越浓。

我忘了
你已听不到我的呼唤；
我忘了
你的沉默和黑色的容颜；

忘记了你冰冷僵硬的手
已不会将我找寻；
忘记了你的瞳孔已经扩散，
由于上帝对你的审问！

夜色展开了黑色的幕帐，
报忧不报喜的猫头鹰
将可怕的、丝绸的翅膀
扑打在田间的小路上。

我不再将你呼叫，
你已不在那儿操劳；
我赤着脚继续行走
你已经不再上道。

我沿着荒凉的小路
徒劳地赴约寻找。
你的魂儿不会进入
我敞开的怀抱！

赵 振 江 译

炽　　爱[①]

我嘴里的一切
都是强烈的泪水的味道：
家常饭、抒情诗
甚至祈祷。

自从我默默地爱上了你，
我的职业就是哭泣。
除此以外我无所适从，
你赋予我的职业多么艰巨。

紧闭的双眼
热泪滔滔！
痛苦、颤抖的双唇，
一切都变成了祷告！

这样胆怯的生活，
我感到羞耻！

①原诗题为《民谣》，这里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为了忘怀，我不去找你，
但却无济于事！

眼望着蓝天，
你的双眼已无法看见；
手抚着玫瑰，
你的骨灰是滋养她的源泉；
无边的痛苦啊
撕裂着我的心肝！

可怜的肉体，
害羞的身躯，
已经力尽筋疲，
不能下到你的身旁安息，
瑟瑟颤栗，
紧贴生命不纯的花蒂！

陶　　杯

我梦见一个简朴的陶杯出现在眼前，
它将你的骨灰装殓；
杯子的壁就是我的面颊，
咱俩的灵魂和睦相处，亲密无间。

我不愿将你的骨灰撒在闪光的金杯里，
也不愿在精雕细刻的古代珍罐里安放。
只愿将你收殓在一个陶土的杯子里，
简单朴实就象我裙子上的皱褶一样。

这一天下午我到河边将陶土捞取。
心潮翻滚，制作那个陶杯。
扛着庄稼的农妇从那里走过，
她们哪知道我在捏丈夫的床帷。

我将那一抔陶土捧在手里，
它象一丝泪水从指缝里无声地流去。
我要用超人的亲吻给杯子打上印记，
我无限深情的目光是你唯一的寿衣。

赵 振 江 译

祈　　求

上帝啊，你知道我在怎样向你祈求，
为了陌生人，我的热情都象火一样，
可现在是为了我的心上人，
他是我清凉的酒杯，可口的香糖。

我骨骼中的钙质，工作中美好的目的，
衣裙上的丝带，耳旁的细语。
毫不相干的人我都关心，
如今为了他，你不要生气！

我告诉你，他很善良，
他的心象花儿一样美丽，
性情温柔，象阳光一样明朗，
又象春天一样充满奇迹。

你反驳我，声色俱厉，说他毫不足取，
他炽热的双唇从未说过祈祷的话语，
那天下午他未经你的允许
就将鬓穴打碎，象把杯子摔掷在地。

但是我的主啊，我要向你说明，
我要象抚摩你头上的玉簪花一样
抚摩他温柔、痛苦的心灵，
它就象新生的蚕茧抽出的丝绒！

他残酷吗？主啊，请忘记吧，我爱他，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心肝溃烂。
他使我心中的花朵永远枯干？
这些我全不管，你知道：我将他爱恋！

你很清楚，爱情是痛苦的磨练；
它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泪泉，
它用亲吻使苦行衣上的绳穗更加鲜艳，
绳穗的下面是着了迷的视线。

钻孔的铁器有着喜人的清冷，
打开爱恋的肉体，象分开庄稼。
而十字架（犹太人的国王啊，你会记得）
人们温情地扛着它，象一束玫瑰花。

主啊，我来了，脸儿贴在地上，
整整一个夜晚，我要对你细讲，
如果你迟迟不作出满意的回答，
一生中所有的夜晚，我都要喋喋不休，不厌其详！

我会用祈求和哭泣使你的耳朵疲倦，
我要象猎犬一样，舐你披风的边缘，
你可怜的眼睛逃不脱我的视线，
你的双脚也躲不开我的热泪如泉。

原谅他吧，你终究会将他原谅！
你的话会在风中散发百合花的芳香，
水面上将闪烁着绚丽的异彩；
荒漠开出鲜花，卵石放出光芒。

凶猛的野兽也会眼泪汪汪，
连你用顽石造就的山冈
也要用白雪皑皑的眼睑哭泣：
整个大地都会知道你已经将他原谅！

赵 振 江 译

儿　子　的诗

——致阿方希娜·斯托尔尼

一

儿子，儿子：儿子！在痴情似火的日子里，
我想要一个儿子，是我的也是你的，
那时连我的骨头里都回荡着你的窃窃私语，
我的前额一天比一天更神采奕奕。

我总说：要一个儿子！就象春情萌动的花木
将蓓蕾向蓝天延伸。
一个儿子，有着象耶稣一样的大大的双眼，
动人的前额，充满渴望的双唇！

他的双臂象花环一样，盘在我的脖子上，
我肥美的生命之泉向他流淌，
我的心田开出了芬芳的花朵，
使所有的青山都飘溢着清馨。

当我们满怀着爱情穿过人群，
在那里碰到一位怀孕的母亲，
用颤抖的嘴唇和乞求的眼睛将她注视，
想要个目光温柔的儿子却使我们成了盲人！

到夜晚，幸福和憧憬使我不能入眠，
情欲并没有降临我的床边。
为了在歌声中诞生的儿子
我将胸怀敞开，将双臂舒展……

为了将他沐浴，我觉得阳光并不太强，
看看自己，我恨我的膝盖粗糙无光；
我神思恍惚，思绪茫茫，
自惭的泪水在我的面颊流淌！

对主宰生离死别的污秽死神我并不惧怕，
他的眼睛可以使你的眼睛从虚无中解脱，
无论阳光灿烂的早晨还是月色朦胧的夜晚
我都愿从他的目光下走过……

二

如今三十岁，那死神早熟的灰烬
已经爬上了我的双鬓，

在我的岁月中，痛苦象两极永恒的雨水
和缓慢、咸涩、冰冷的泪水一起坠落纷纷。

松木的火苗燃烧，平静安稳，
看着腹部，我想着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那王子将有象我一样的疲倦的口、
痛苦的心和战败者的声音。

然而他却有一颗象你一样的中毒的心，
象你一样的忘恩负义的双唇。
他可能有四十个月不睡在我的怀里，
他抛弃我，只因为你是他的孽根。

春天，他在什么样的花园、什么样的水流旁边，
洗涤他的血液——我的心酸，
无论在乐土或荒原，我都很凄惨，
每个神秘的黄昏，都在你的血管里说个没完。

有一天，他那炽热、怨恨的口会说出可怕的语言，
就象我曾经对父亲所说的一般：
“你那可怜的肉体为什么那样充满活力？
母亲的乳房又为什么饱含着乳汁香甜？”

你在地下的土床上安息，这对我是痛苦的快乐，
我的手不会摆动儿子的摇篮，
为了既不操劳又不愧悔

和你一样在野草莓下长眠。

但是我不会闭上眼睛
而是在黄泉下面出神地倾听，
如果他走过，脸上带着我的热望，
我会目瞪口呆，用破碎的膝盖将自己支撑。

恶人们将我无辜的肉体损伤，
我的血管会永远压迫
儿子迷人的前额和目光。

我让自己的亲人沉浸在我幸福的胸膛！
却让自己的种族死在我的腹腔！
母亲的脸庞不会再现人世，
她诵读“诗篇”① 的声音也不会随风传扬。

森林变成灰烬，会百倍地生长，
一百次倒在斧下，仍会成熟、茁壮。
我将倒下，为了不在收获时节站起，
我的人们和我一起进入黑夜茫茫。

就象偿还对种族的欠账，
痛苦刺着我的胸部，使它象个蜂房。
在每一刻流逝的时光，’

① 原诗中的 miserere 是《圣经》“诗篇”第五十首中开头的词。

我痛苦的血液都象河流奔向海洋。

我可怜的先人们看着太阳和西方，
心急似火，因为在我身上已看不到希望。
热烈的祈祷已经使我的嘴唇厌倦，
在变得沉默不语以前，我常将它们歌唱。

我不曾为自己的谷仓播种，
也不曾用爱情培育日后的臂膀，
那时折断的脖颈将不能把我支撑，
我的手也不能将薄薄的床单丈量。

我曾将别人的孩子抚养，
用神圣的小麦装满谷仓，
我只希望你，天上的主啊，
接受我这乞丐的头颅，如果我今晚死亡。

赵 振 江 译

巴塔哥尼亚[1]风光之一——荒芜

——致堂胡安·贡达尔迪

浓浓的雾，永恒的雾，它使我忘却
这是置身于海上，被围着咸水的浪涛。
这片土地，它没有春天的气息
夜色漫长，象母亲把我藏在怀抱。

风儿泣声阵阵，围着我的房屋打转
它的哀号象打破玻璃般地撕碎了我的呐喊，
直到那白茫茫的地平线
我见到的只是荒凉和凄惨。

把这块岛屿称作什么呢？
几乎万物俱灭，
万物只靠着周围沉寂和僵死的大海
在这海的怀抱——钟爱的怀抱中复萌。

船儿用桅帆染白了海港

①巴塔哥尼亚是智利的岛屿。

它们自异国驶来，
船上的人们虽眼珠明亮，但不识我的山川，
带来的只是苍白的果实，从未接受过我们果园的阳光。

一个问题涌上我的心头
我克制着自己，望着他们走过。
他们讲的语言多么奇怪
远不如这片黄金土地上老妈妈唱的语言那么动听。

望着雪花飘落犹如尘土洒在墓地
望着雾气渐重，我无动于衷，
既不为之惊慌，也不去计算时辰
因为漫长的黑夜只是刚刚启程。

我看到这岛屿贮满了悲痛，
在这儿望到了濒死的场景。
白雪是它的脸庞，映入我的眼帘
也是上天降下的送葬的花瓣！

雪花，宛如上帝硕大的眼睛，
总是静静地望着我，象橘树的花朵洒向我的家，
它永远象那不偏不倚的命运，
降下来裹胁着我，使我心醉而又害怕。

陈　孟　译

三　棵　树

三棵伐倒的树
弃在小路的边缘。
伐木人把它们遗忘
它们亲密地挤在一起交谈，犹如三条盲汉。

落日的余辉
为劈开的树干涂上一层鲜血，
只有风儿
带着它们伤口的芳香飘散！

歪歪扭扭的那一棵
把巨大的臂膀和抖动的枝叶，
伸向同伴
两个伤口象一双眼睛，表达着哀怨。

伐木者把它们遗忘，夜即将来到，
我愿与它们厮守在一起
用心房接受柔软的树脂，
那树脂将会象火一般把我燃烧，

而天明时我们将无声无息
被一片离别的痛苦所笼罩。

陈　孟　译

云　　之歌

缥缈的云儿
轻柔的纱
请把我的心灵带走
带上蓝天去吧。

远离这忍心看着我
身受折磨的家
远离这看着我走向死亡
的围墙。

飘游不定的云儿
把我带到海上
让我倾听
涨潮的歌声
把我托在
歌唱的浪尖上。

云儿、花儿、脸儿
为我勾画出

已经遗忘良久的
亡人。
我的心儿已经破碎
再映不出他的脸庞。

云儿你飘过来，
云儿你停下吧，
我的心胸
承接着你新的恩赐，
我久渴的嘴唇
张着，等待着！

陈　孟　译

秋

我把萧瑟
带给正在凋零的白杨树丛，
说不定什么时节，
这些白杨树
用枯黄的叶子
覆盖我的前胸。

未近黄昏
阳光便在白杨树后默默地熄灭了。
我的心在乞求
阳光不要那么火红。

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
我曾将手臂伸给了爱人。
他在我心灵中正在死去
如同傍晚毫无生气的彩虹。

我给万物带来的
只不过是一束

温和的萧条，
我的肉体则象颤抖的孩子。

现在我象一滴水珠
消失在白杨树丛；
是秋，我并不严酷，
只是在自救，用我的双手！

我的鬓角上
落叶散发着柔和的芳香，
也许我会如此死去：
踏着沙沙的干叶
进到万木萧疏的林间。

虽然寒夜即将来临，
可我孤单一身，地上变得苍白
只有蒙上霜的橘花碎瓣，
我欲归去，但难以起身，
未能在落叶中挖掘坟墓，
不知所措，只有哭泣，
我的上苍
让我落得这等孤单。

陈 孟 译

山　　顶

日落的时光
把血泼在山冈。

在这个时辰，有人觉得痛苦；
沉痛地失去了心房
只有一腹空腔
对着残阳。

有那么一颗心脏
日落时映着血红的山岗。

山谷渐渐昏暗
一片宁谧，
但是，往更远更远的地方瞭望
满山仍旧映着霞儿。

面对如此景色
我要永远将悲痛的歌儿哼唱，
难道这红彤彤的山岗

会将我也染上霞光？

我手里托着心房
感到血已经流光。

陈　孟　译

星　星　谣

“星啊星，我悲伤。
请你对我讲
可见过其他人与我的心一样。”
“有人更悲伤。”

“星啊星，我孤单。
请你告诉我
可有其他人与我的心一般。”
“有人更孤单。”

“星啊星，请听我的哭声。
请你告诉我
可还有人泪纵横。”
“有人更伤情。”

“谁悲伤，谁孤单
请你告诉俺，
如果曾相见。”
“我说的就是我自己

就连我的光
都在泪水里。”

赵 振 江 译

细 雨 霏 霏

令人忧烦的雨滴
落地之前
象患病的孩子
昏迷。

拍打着树儿，拍打着风
四周一片寂静
雨丝凄然落下
哀吟。

天穹犹如浩瀚的心脏
敞开它的忧伤
这不是下雨而是流血
滴淌。

坐在家里的人们
感受不到它和忧伤
这凄凉的水滴来自
天上。

丝丝带有倦意
颇似受辱受欺
点点落地
萎靡。

雨注……犹如饥饿的豺狼
夜晚笼罩着山岗
在大地的阴暗处
岂能设想？

雨水霏霏
难道你们让它浇着入睡？
这是致命的雨丝呵—— 死亡的
姐妹。

陈 孟 译

松　　林

广阔、阴暗的松林
随风摇荡，
用那摇篮曲
牵动着我的惆怅。

安详、凝重的青松
象是思绪万千，
让我的痛苦和记忆
一齐安息入眠。

记忆是苍白的凶手
请让它进入梦乡，
思绪万千的青松啊
用人类的畅想。

风儿将松树
轻轻地摇荡。
记忆，入睡吧！
痛苦，游梦乡！

松林象衣裳
披在青山上，
就象深深的爱情
在生命里荡漾。

什么也没留下，
什么也没占去，
就象贪婪的爱情
侵入灵魂里！

青山
有着玫瑰色的土地；
松林
为它涂上了悲剧性的墨迹

灵魂
就是那玫瑰色的小山；
爱情
给它披上了悲剧性的锦缎。

风儿已经停息，
松林停止了歌吟，
就象人在沉默
窥视自己的灵魂。

在寂静中思忖，
浩大而又阴森，
就象一个人知道
世界的痛苦多深。

松林啊
我害怕和你一起思想，
怕的是能够想起
我还活在世上。

松林啊，你不要沉默，
请使我快入梦乡；
请你不要沉默
就象在冥思苦想。

赵 振 江 译

伊斯特拉西瓦特尔[1]

你将我的清晨流淌，
俯视着我耸立的小房，
在你的脚下，命运使我折服，
在你的光里，我滔滔不绝象着了迷一样。

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墨西哥的雪山，
你象纯洁的少女，娇似天仙，
清晨爬上你的身躯，变得优雅，
就象玫瑰花开，一瓣一瓣。

她用自己那人体的曲线
使景色谐调，天空变甜，
蜜汁从她的脊背渗出
山谷变得温柔平缓。

她在苍穹的醉态中伸展，

①墨西哥著名火山之一，高5,386米，常年积雪。从墨西哥城望去，其轮廓象一个仰卧沉睡、洁白无瑕的仙女。

睡意蒙眬，轻松自然。
她那巍峨峥嵘的山顶
伸向自己的丈夫，崇高的蓝天。

从她的脊背腾起云雾
编织着美妙的梦幻：
既象少女又象白鸽
胸怀纯洁又充满眷恋。

但是你啊，蓬乱阴暗的安第斯山，
象可怕的胡迪特[1]，我的峰峦，
你使我的灵魂象坚硬的利爪，
在你的绷带中血迹斑斑。

我要将你和你的婴儿带走，
装在我破碎的心间，
我在你痛苦的胸怀里长大，
我的生命已注到你躯体里边。

赵 振 江 译

[1] 胡迪特是犹太人的女英雄，为了解救贝图利亚城，曾砍下了荷洛费内斯的脑袋。

索尔维格[1]之歌

一

大地象人的嘴唇一样甜蜜，
就好似当初我和你在一起，
大地上的道路千头万绪……
永恒的爱情啊，我在等着你。

我看着年华不停地奔流，
我看着命运不停地逝去。
昔日的爱情啊，我还在等着你：
大地上的道路千头万绪……

被你刺伤的心依然跳动不息：
它靠你活着，象靠醇酒的香气。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天际：
大地上的道路千头万绪……

①索尔维格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作《彼尔·英特》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妇女形象。

如果我死去，曾看见快乐时光的上帝，
他曾看见我在你的怀里，
如果他问我你在何方，
可叫我怎样回答他的问题！

山谷深处响起了铁铲的声音，
我在那里已经力尽筋疲。
昔日的爱情啊，我还在等着你：
大地上的道路千头万绪……

二

松树啊，松树
为山坡遮荫；
我所爱慕的人
在谁的怀里栖身？

那些小小的羊羔
到潺潺的泉水之滨：
在我嘴上畅饮的人
去吻谁的双唇？

风儿使茂盛的枞树
结成连理婚姻：

可从我胸前吹过
哭得象婴儿伤心。

坐在大门口
我等了三十年。
多少次大雪
将小路遮盖严！

三

乌云遮盖着苍天，
人间的风使松林哀怨；
乌云遮盖了大地，
彼尔·英特如何回还？

夜幕笼罩了平原，
啊，对游子一点也不可怜。
夜幕蒙住了我的双眼，
彼尔·英特可怎么回还？

默默的雪象棉絮，
厚厚的雪象麻团：
牧民的篝火已熄灭，
彼尔。英特可怎么回还！

赵 振 江 译

柔 情 集

摇　啊　摇

海，万层浪花
翻腾，奇妙的波涛
聆听着可爱的涛声
摇哄着我的宝宝。

夜晚迷途的风儿
摇动着麦秆
倾听着可爱的风声
摇哄着我的心肝。

苍天，你的万物
都在默默地摇晃
暗中我感受到你的手儿
摇哄着我的小小儿郎。

陈　孟　译

露　　珠

这是一朵玫瑰花
托着露珠：
托着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胸脯。

用我这片叶子
托着花朵
以避风儿
将花儿吹落。

因为露水
从天而降
而花儿
则吊在枝头。

挂在枝头
他沉默着，沉默
没有一只玫瑰
象他这样美不胜收。

这是一朵玫瑰花
滴着露珠
托着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胸脯。

陈　孟　译

发　　现

我来到田间
遇到这个孩子：
他正在酣睡
在麦穗中间……

或许
当你穿过葡萄园
寻找鲜嫩的葡萄蔓的时候
也会遇到他的小脸……

为此，我怕
如果我熟睡
他便会象冰雪那样
在葡萄藤中消失，蒸发……

陈　孟　译

小　羊

我的小羔羊
温顺又安详，
你的安乐窝
就在娘胸膛。

长得白又胖，
脸蛋象月亮：
为你作摇篮，
万事都遗忘。

忘掉了世界，
忘掉了自己，
唯觉乳房在，
用它哺育你。

我心只知道
孩儿依靠娘。
我儿若高兴，
比啥全都强。

赵振江 译

迷　　人

小宝贝使人着迷
象风儿一样精细：
我全然没有感觉
他梦中把奶吮吸。

他比小河调皮
他比山坡柔软，
虽然他生在世上，
却胜过整个人间。

小宝贝多么富有
胜过了大地和天空
我的胸是他的貂皮
我的歌是他的鹅绒

他身躯多么纤小
就如同我的麦粒；
比他的梦还轻盈
不觉得和他在一起。

赵振江 译

我不感到孤独

冷漠的夜晚
从山峦到海洋寒气逼人
可是我，推着你的摇篮
并不感到孤单！

苍天是那么无情
连月儿也被抛进水中
可是我，紧紧地抱着你
并不感到孤零！

世界是那么枯败
人们变得如此悲哀
可是我，和你紧贴在一起
并不感到孤独！

陈　孟译

夜　晚

娘的宝贝要睡眠，
红日西斜已下山：
闪光只有露水珠，
发白只有娘的脸。

娘的宝贝要睡眠，
路上不闻人语喧：
只有小溪在幽怨，
只有娘在儿身边。

雾气茫茫罩平原，
夜色沉沉不见天，
寂静象只大手掌，
遮得世界严又严。

当我开口把歌唱，
并非只摆儿摇篮：
来回牵动小绳索，
是为大地来催眠。

赵振江 译

万事都如意[①]

睡吧，小心肝，
笑[illegible]多么甜，
巡夜的星辰
为你摇摇篮。

享受了光明，
你真有福气，
只要有了我
万事都如意。

睡吧，小心肝，
笑得多么甜，
可爱的大地
为你摇摇篮。

你看见红玫瑰
象胭脂一样。

①这首摇篮曲原题为《你曾有了我》，这里的题目是译者加的。

紧紧拥抱世界：
紧紧拥抱娘。

睡吧，小心肝，
笑得多么甜，
上帝悄悄地
为你摇摇篮。

沉　　睡

——致阿黛拉·福莫索·德·奥伯莱贡

睡得香甜的娃娃，
不要将他唤起。
他睡在我的心里
带着多少倦意。

我叫他从梦中醒来，
他的梦无比欢畅，
睁眼又合上，。
重新入梦乡。

前额多平静，
两鬓多安详，
小脚象两个蛤蜊，
两肋象鱼儿一样。

他梦见了晨露，
太阳穴汗迹斑斑；

他梦见了仙乐，
身体在微微发颤。

你听他稍稍气喘
就象流水潺潺；
睫毛在轻轻动弹
就象藤萝的叶片。

请你们不要碰他，
他睡得那样香甜，
直到他自己醒来，
要让他随心如愿……

屋顶和房门
帮助他睡梦深沉，
还有库柏勒[1]，
大地和母亲。

睡眠我已经忘记
看能不能向你学习，
诸多不义的事情
都是睁着眼学成。

我们都来睡觉

①库柏勒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母。

就象阁下一样，
酣梦中畅游
直到大天亮……

赵 振 江 译

渔　妇　的　歌

渔家的小姑娘
不怕风和浪。
睡脸象贝壳
鱼网罩身上。

海滩上睡眠，
沙丘上成长。
海阿姨唱着歌，
绝妙地将你晃。

鱼网缠住衣裙，
我不能向你靠近，
如果弄断了网结，
会打破你的好运。

睡得多香甜，
胜似在摇篮。
嘴里是盐味，
梦里是鱼鲜。

膝盖两条鱼，
前额一条鲢，
胸中跳啊跳，
鱼儿在撒欢……

赵 振 江 译

墨西哥的孩子

置身于似在非在的地方，
阿纳瓦克①闪着银光，
我用手给一个孩子梳头
沐浴着阿纳瓦克罕见的光芒。

他在我的双膝中间
象从弓上落下的箭一样，
我边摇边唱
象在把箭磨得又快又光。

光线那么老，又那么小，
我总觉得是新的发现，
让他沉默，又将他翻转，
用我所唱的谚语格言。

他那又黑又蓝的眼睛，
用永恒的生命将我观看。

①阿纳瓦克原指墨西哥谷地，后泛指墨西哥中部高原，即墨西哥的同义语。

我用双手为他梳头，
按照永恒的习惯。

北美松的胶质
从他的脖颈流到我的臂膀，
沉重而又轻盈
象没有弓的箭一样。

我抚育他是用旋律，
他滋养我是用香液，
那是马雅人①的精华，
人们夺走了它。

我抚摩着他的头发，
一会儿打开，一会儿梳拢，
在他的头发中
收集马雅人四散的行踪②。

离开墨西哥的孩子，
已过十二个春秋，
但无论是睡是醒，
我都在为他梳头……

① 马雅人是生活在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半岛以及中美洲的印第安民族。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马雅文化。

② 马雅人的所有城市均在九——十世纪被毁，其原因至今众说不一。

这是母亲的本性
从不使我疲倦，
这是如痴的喜悦，
使我摆脱了死神的纠缠！

赵 振 江 译

小　花　蕾

有个小小的花蕾
紧贴我的心房。
洁白而又小巧
象稻米粒儿一样。

在炎热的时刻，
我为她遮蔽阳光。
有个小小的花蕾
紧贴我的心房。

她长啊又长，
比我的影子还长。
高得象一棵树，
前额似太阳。

她不断地长高，
充满了我的怀抱；
沿着道路而去
象潺潺的小溪……

为了藉慰悲伤，
失去她，我依然歌唱：
“有个小小的花蕾
紧贴我的心房！”

赵 振 江 译

摇　　篮

木匠啊，木匠，
为宝宝做个摇篮，
快快把树砍，
我等得焦躁不安。

木匠啊，木匠，
把松树滑下山坡，
再砍下枝条，
柔软似心窝。

黑黝黝的木匠，
你也有过童年。
带着母亲的回忆，
精心做摇篮。

木匠啊，木匠，
当我对宝宝耳语，
你的儿子也正酣睡，
脸上笑眯眯……

赵振江 译

小　星

一颗小星星
落在我胸膛。
多么神奇啊，
与我却不象。

夜晚正酣睡，
醒来她落下，
在我发辫上
熠熠放光华。

我唤众姊妹
快快跑过来：
“没看见床单上
她闪闪放光彩？”

叫那些怀疑者——
我到庭院中：
“那不是女孩儿
而是一颗星！”

邻舍多匆忙，
挤满我厅堂。
有人摸身躯，
有人吻脸庞。

一天又一天，
喜庆没有完，
小星金光闪，
人围摇篮边。

在这一年里，
果园未下霜，
牲畜没冻死，
葡萄满架香。

大家向我祝福，
我的爱情回答：
“让我的小星星
安静地入睡吧！”

身体在闪亮，
眼睛在发光，
她只属于我，
望着泪盈眶。

赵振江 译

我们在哪里围成圈？

我们在哪儿围成圈？
在海边围成圈？
海洋千层波浪在跳舞
组成桔花色的千条辫。

在山脚下围成圈？
山峦会告诉我们
全体石块都高兴
为我们唱支歌！

最好是不是在树林？
孩子的歌声和鸟鸣
声音与声音相交融
在风中交响多么中听 。

我们的圈儿大无边
围起森林，
穿过山脚，
穿过所有的海边！

陈　孟　译

把你的手给我

——献给达索·德·希尔维拉①

把手给我，让我们来跳舞，
把手给我，让我们来亲热，
我们象一朵花，
花儿一朵……

我们唱的是一首歌，
跳的是同样的舞，
象一株摆动的麦穗，
麦穗一株……

你的名字叫玫瑰，我的名字是希望，
你会忘掉这两个名字，
因为我们跳舞的地方，
是座荒丘，那么荒凉……

陈 孟 译

①智利诗人，曾帮助米斯特拉尔出版诗集。

雏　　菊

十二月的天空多么晴朗，
泉水喷涌多么美妙，
草儿在摇晃，呼唤着我们，
到山丘上去围个圈儿做操。

母亲们在山谷下张望，
目光穿过丛丛野草，
看见一朵大雏菊，
这就是我们围的圈子。

疯狂的雏菊，
时而弯腰，时而直立，
时而开放，时而合闭，
这就是我们的圈子。

今天山下开了玫瑰花，
石竹花也散发了芳香，
山谷下又降生了一只小羊，
可我们照样在山丘上游戏围圈。

陈　孟　译

智利的土地

我们在智利的土地上舞蹈，
她比丽娅和拉盖尔①还漂亮。
这块土地哺育的人
嘴上和胸中都没有悲伤……

比果园更翠绿的土地，
比庄稼更金黄的土地，
比葡萄更火红的土地，
踩上去多么甜蜜！

她的灰尘装点了我们的面颊，
她的河流汇成了我们的欢笑，
她吻着孩子们跳舞的双脚
象母亲在轻轻地哀叫。

因为她美丽，
我们愿她的草地纯洁晶莹；

①丽娅和拉盖尔都是《圣经》中的人物。

因为她自由，
我们愿她的脸上洋溢着歌声……

明天我们将开发她的荒山，
把她变成果园：
明天我们将建起她的村落，
可今日只想狂欢！

赵 振 江 译

一切都是龙达[1]

星星是男孩子们的龙达，
他们在捉迷藏……
麦苗是女孩子们的身姿，
在玩飘荡……飘荡……

河流是男孩子们的龙达，
他们在玩“奔向海洋”……
波浪是女孩子们的龙达，
在玩“拥抱大地的胸膛”……

赵振江 译

① 龙达是孩子们的一种游戏，围成圆圈，边唱边舞。

火花的龙达[①]

——致卡夫列尔·托米克

长着上百个叶片的永恒的花朵，
充满勇气的倒挂金钟，
在未播种的土地上开放，
我们以火花命名。

火红的花儿开放
在圣胡安节[②] 的晚上。

象小鹿一样奔驰，
吐着舌头，却不气喘，
突然开放的火花
与黑夜为伴。

火红的花儿开放

① 见前注。
② 圣胡安节是天主教的宗教节日在六月二十四日，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晚上，人们点篝火、放焰火以示庆贺。

在圣胡安节的晚上。

未播种的土地上的花朵，
没有枝干，不用浇灌，
你的爱情在大地，
你的幼芽在苍天。

火红的花儿开放
在圣胡安节的晚上。

樵夫撒下的花朵，
驱散野兽和恐慌；
斩杀妖怪的花朵，
展开翅膀飞翔！

火红的花儿开放
在圣胡安节的晚上。

我把你点燃，你将我陪同；
我将你维持，将你看守。
火花啊，凋谢了的花，
我们的情意多么稠！

火红的花儿开放
在圣胡安节的晚上。

赵 振 江 译

别　长　大

愿我的宝宝，
总是这样小。
停吃娘的乳汁，
不要再长高。
小孩不是橡树，
也不是木棉。
牧草和白杨……
随它们去生长；
让我的宝宝
象灵芝一样小。

他应有尽有：
双眉、聪颖、笑颜，
风度何翩翩。
再要长，画蛇把足添。

再长高，众人将他瞧，
对他指手划脚。
无论是愚蠢的妇女

或者是络绎不绝的小伙子，
都会把他夸耀，
但愿我的儿子
不理那些巨妖！

他度过了五个春秋，
就此且停留。
永远象这样，
跳舞又歌唱。
身高一瓦拉①，
节日都容下，
所有的圣诞夜，
所有的巴斯挂②。

疯狂的女人们，
请你们别叫嚷，
要知道：石头和太阳
只生不长、从不成熟，
永存世上；
圈中的山羊、绵羊，
由于它们成长，
自然要死亡：
也是命该当！

① 一瓦拉等于0.8359米。
② Pascua是天主教的复活节、降灵节、圣诞节和主显节。

上帝啊，
叫他停下来！
叫他别再长！
救救我儿子：
永不离开娘！

赵振江译

心　　事

我不愿自己的女儿
变得象燕子一样：
钻进天空中飞翔，
不再落到我的席子上；
她不在屋檐下筑巢，
我不能为她梳妆。
我不愿自己的女儿
变得象燕子一样。

我不愿自己的女儿
变得象公主一样。
穿着黄金的小鞋，
怎能在草原上玩得欢畅！
而且到了夜晚，
不睡在我的身旁……
我不愿自己的女儿
变得象公主一样。

更不愿我的女儿

有一天成了女王。
我到了金銮宝殿，
她坐在王位上。
到了夜幕降临，
我不能将她摇晃……
我不愿自己的女儿
变得象女王一样！

赵振江译

儿子回来了

沙丘的沙，
芦苇的花，
瀑布飞溅的水珠，
一齐落到熟睡的
儿子的面颊……

落下的一切
都是梦，
落到他的背上，
落到他的口中，
偷走了他的身躯，
偷走了他的心灵。

它们多么狡猾，
渐渐儿遮住他，
夜里失去了儿子，
我变得一无所有，
成了失去光明的、
被偷窃的妈妈。

神圣的太阳
终于又将他照亮：
把儿子还给了我，
象鲜艳的水果一样，
完美无缺地
放在我的裙子上！

赵 振 江 译

断指的小姑娘

我的手指捞到一颗蛤蜊，
蛤蜊掉进沙子里，
沙子被大海吞没，
捕鲸人将蛤蜊打捞起，
他到了直布罗陀海峡，
渔民们正在唱小曲：
“陆地上的稀罕，
我们从海里捞到，
一个小姑娘的指头，
谁丢了到这里来找！”

派只船去给我把它装，
派船还要给我派船长，
派船长还要拨钱饷，
我要一座城市最相当，
有船有塔有广场，
要数马赛最理想，
但它还不算最漂亮，
只因有个小姑娘，

手指头掉进大海洋，
捕鲸人高声把歌唱
并等在直布罗陀海峡上……

赵 振 江 译

空　　气

时而显现，时而隐去，
这就是空气，这就是空气，
别看他没有嘴，
舔着你、吻着你，象亲爱的父亲。

呵，我们穿过了他，但又未把他穿破，
他象是受了伤飘散，但又无怨言，
他很象把什么都裹起来带走，
而又把什么都完整地留下，这就是空气……

陈　孟　译

彩　虹　桥

彩虹架起的桥梁，
直通天堂，向你招手张望，
七色的彩车
一个个装载着灵魂
沿着山巅而上……

彩虹桥在沉没，
又冒出来渡你回归，
象绳索桥一样
向你伸出手和脊背，
你挥舞手臂
象欢跳的鱼……

啊，别看眼前的东西，
你会突然想起
并抓住那彩桥——
象折不断的柳枝儿，
踏着鹅黄、姹紫、嫩绿……
扬长而去……

玛利亚和夏娃的婴儿，
你吮吸我们的乳汁；
在我们的门前
玩着马齿苋；
你到人家里去讨面包，
用的是我的语言。

请你背过脸，
让彩桥自己消散。
你如果上去，我会疯癫，
一直跟你到天边！

赵 振 江 译

山

宝贝啊，将来你会把羊群
赶到山坡上。
可现在我却要把你
驮上脊梁。

黑暗、阴沉的山峰
象发怒的女人一样，
它一向孤苦伶仃地生活，
对我们却爱恋慈祥。
它在向我们招手，
叫我们攀登而上……

宝贝，我们一起登攀，
橡树、栒树满山。
风吹草儿摇摆，
山在起舞蹁跹，
妈妈挥动手臂，
为你分开荆棘团团……

俯瞰平原，茫茫一片，
河流、房屋皆不见，
可妈妈会爬山，
失去了大地，也会平安。

云雾飘飘，象破碎的布片，
将世界涂得模糊不堪。
我们不停地登攀，
直到你畏缩不前，心惊胆战，
从高耸的公牛峰
谁也回不到平原。

太阳象野雉，
一跳便跃过这高山，
转瞬间沐浴朦胧的大地，
象鲜艳的水果
渐渐露出圆圆的俏脸……

赵 振 江 译

家

孩子，餐桌已摆好，
象乳酪一样洁白，
四周蓝色的墙壁，
陶器放光彩。
这是油，那是盐，
几乎会说话的面包在中间。
面包金黄，
比黄金还漂亮，
胜过水果和金雀花，
这麦穗和烤炉的芳香
使人总想品尝。
孩子，让我们一起
用坚硬的手指和柔软的手掌
将它分开，
你望着它，会感到惊讶：
黑色的土地竟开出了雪白的香花！

你将吃饭的手放下，
妈妈也放下。

宝宝啊，要知道：
麦粒是空气，阳光和耕耘
凝成的精华，
可是这“上帝的脸庞”①
并不光临每一户人家；
如果别的孩子没有，
你也别动它，
手会感到羞耻，
最好别去拿。

孩子，生着鬼脸的饥饿
使禾堆旋转，
驼背的饥饿和面包
互相寻觅，却相见无缘。
如果它现在进来，
为了它能找见，
我们将面包留到明天；
点燃的火光是门的标志，
克丘阿人②从来不关，
让我们看着它吃掉面包，
好睡得自在、香甜！

赵振江 译

① 在智利，人们管面包叫作“上帝的脸庞”。——原注
② 克丘阿人是印第安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秘鲁和玻利维亚。

土　　地

印第安的孩子，你如果累了
就躺在土地上吧，
要是你高兴
我的孩子，就和土地滚在一起玩吧。
随着印第安的鼓声
你会附耳听到土地传来奇妙的声音：
火苗呼啦呼啦地响
不知疲倦地冲向天空，
哗哗的河流
瀑布般汹涌，
动物的哞叫，
斧子吞吃着森林，
印第安人织布机嘎吱响，
打谷机在庆丰收。

哪里有印第安人在呼唤，
那里就有印第安的鼓声，
忽远，忽近
象是逃走了又临近……

土地以它神圣的脊梁
背着一切，驮着一切：
人们在上面走路、睡觉，
在上面悲愁，在上面欢跳，
它包容着活人，也包容着尸首，
大地上响起印第安的鼓声。

当我死去的时候，孩子你不要哭，
把你的胸紧贴在土地的胸脯上，
不受外界干扰，
屏住呼吸，
你便会听见它的胳膊
将我举起，呈现给你，
你的母亲虽已腐烂
可你将看到的则完整无比。

陈 孟 译

播　　种

犁过的土地多么松软，
阳光下宛如热情的摇篮。
农夫啊，你的劳作上帝喜欢：
快快播种下田！

黑色的收割者啊，
饥饿永远进不了你的门槛。
为了面包和爱情，
快快播种下田！

顽强的播种者，你驾驭着生活。
哪里有希望在鼓舞，你就放声高歌；
沐浴着阳光和炽热
快快把种播！

太阳将你祝福，上帝和颜悦色，
微风中梳理着你的前额。
播种小麦的人啊：
让金色的种子越长越多！

赵 振 江 译

白　云

雪白、温顺、毛茸茸的羊群
从海面上升起，
腾空之前
使女人们表现出疑虑。

人说你们怀着天真的恐惧
向苍天和时间咨询，
或者是等待着前进的命令，
你们可有放牧的人？

—— 是的，我们有牧羊人：
他就是遨游的风，
有时向我们怒吼，
有时又表示爱情。

他指挥我向西向东，
他下命令，我们要服从……
不过他善于引导，
在蓝色、浩瀚的草原中。

——雪白的羊群啊，
你们可有主人？
如果有一天他把畜群委托给我，
可愿意让我来放牧你们？

这美丽的羊群，
当然有它的主人。
在天边最远的星星后面，
人说牧羊人在那里安身。

牧羊人阿贝尔①
停在牧场，不要为损失而逃遁，
牧羊人，疯狂的牧羊人，
羊都死了，你已经没有羊群！

赵 振 江 译

①阿贝尔是亚当和夏娃之子

对星星的许诺

星星睁着眼睛，
夜幕象鹅绒；
在高空
你们看我可纯净？

星星眼睛象灯笼
闪烁在宁静的夜空。
在天庭
你们看我可温情？

星星的眼睛
眨动不停。
你们为什么
又蓝、又紫、又红？

星星的瞳孔
新奇、透明，
为什么朝霞能用她的玫瑰色
涂掉你们的身影？

泪珠，还是露珠，
弄湿了星星的眼睛，
你们在天空抖动，
是不是因为寒冷？

我盯着星星的眼睛，
向你们保证：
只要你们看我，
我会永远纯净。

赵 振 江 译

爱　　抚

妈妈，妈妈，吻吻我吧，
我要更多地吻你，
直吻得
你看不见别的东西……

蜜蜂钻进百合里，
花儿不觉得它鼓动双翼。
当你把儿子藏起，
同样听不见他的呼吸……

我不停地注视着你，
一点也没有倦意，
你眼里出现一个小孩，
他长得多么美丽……

你看到的一切
宛如一座池塘；
但只有你的儿子
映在秋波上。

你给我的眼睛，
我要尽情地使用，
永远注视着你
无论在山谷、海洋、天空……

赵 振 江 译

甜　　蜜

亲爱的妈妈，
温柔的妈妈，
让我对你说
最甜蜜的话。

我的身体属于你，
和你连在一起：
你将他包裹好
放在怀抱里。

我象露水珠
你就象叶片：
狂喜的双臂上
随我荡秋千。

你是我的世界，
亲爱的妈妈，
让我对你说
最甜蜜的话……

赵振江 译

小　工　人

妈妈，如果我长大成人，
嘿，你瞧我会是个壮汉。
我双臂会将你举起，
好似风儿吹刮麦田。

你曾为我缝制褴褛，
我要为你筑起住房。
要是我来铸造钢梁，
保证会固若金汤。

你的孩子，你的泰坦①
为你造的房屋多么漂亮，
屋檐遮下的阴凉
也会使你神怡心旷。

我要为你浇灌一片果园
果儿香气扑脸。
把它们挂满你的裙子；

①泰坦是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巨神

花一般柔丽，蜜一般香甜。

也许最好是为你织一面壁毯，
编出百花的图案，
或者是凿那么一对磨盘
边为你歌唱，边为你磨面。

啊，你的小伙子多么欢乐，
无论在炼铁炉边、守着风磨，
在海上，还是干着杂活
都在引吭高歌。

我这双手
将打开窗子一扇又一扇；
收获的庄稼一捆又一捆，
让你数也数不完……

你曾用红色粉笔
教我懂得开创，
并且在你的歌子里
给予我整个的山谷和海洋……

啊！你的孩子会干得那么漂亮，
将把你放在
麦浪之间，
稻谷垛上……

陈 孟 译

春　夫　人

春夫人，
装束多么美妙：
柠檬花的锦衣，
柑桔花的外套。

她的凉鞋
是宽阔的树叶；
她的耳环
是鲜红的樱桃。

沿着道路条条
你们把她寻找；
她欣喜若狂
高唱优美的曲调！

春夫人
生机盎然，
将世间的苦恼
尽情地嘲笑……

对她谈庸俗的人生，
她不相信，
在茉莉丛中
她怎么会碰到？

泉水象金色的明镜，
荡漾着热情的歌声；
在这样的环境中
怎能找到庸俗的事情？

在贫瘠的土地上
有着褐色的裂缝；
她使玫瑰花丛
燃起柔和的嫣红。

在凄凉的
墓石上面，
她描绘了翠绿
为它镶嵌花边……

春夫人
有着光荣的双手，
她用各种各样的玫瑰
为我们把生活点缀：

有的象征温柔，
有的象征欢畅，
有的象征狂喜，
有的象征原谅。

赵 振 江 译

大　树　之　歌

——致堂何塞・巴斯贡塞罗斯

啊，大树，我的兄弟，
棕褐色的根子深深地伸进地里，
仰着洁净的额头
热切地向往着高高的天际。

安心栖居在这贫瘠之地
吸吮着微薄的养分，是泥土把我哺育，
但愿我永远保持着记忆
莫要忘记这蓝色的国度即是我的母亲。

用枝叶繁茂的荫伞，
用记载生命的年轮，
对过路的每一位行人
表达友爱之情。

在生活的广漠原野，
但愿我的存在，
作为万物之一，

也能给予他人温馨。

你是那么孜孜不倦，
成果十倍于人，
苹果红得娇艳，
栋梁之材到处可见，
香气溢向四方，
绿叶供人乘凉；
树胶柔软透明，
用途奇妙绝伦，
枝头迎风俯首，
叶轮婉转低吟。

但愿我也和你一样
热情，豪放，
胸怀如此宽广
把宇宙容纳包藏。

摇曳千姿百态
从不疲倦懈怠，
精力充沛，韧性不息
永不枯竭，永不老迈。

生命的脉搏
规律、安详，
可是我却为时代的狂热

耗去自己的力量；

我也要如此肃穆端庄，
象久经世故的男人一样，
庄严得犹如希腊石雕
不轻举妄动，处世坦荡。

温柔、善良
你长就女人的心肠。
婆娑的枝头
怀抱着多少生命的子房。

请给我你那叶荫
去为世人遮盖炎凉，
因为在这人世的茫茫森林之中
他们找不到任何枝头来遮蔽严霜。

你所到之处
充满鼓舞的力量，
总是举着树冠
护佑他人。

但愿我待人处世也和你一样
不管是童年、老年、快乐或忧伤，
让永恒不变的博爱
象花朵，永远长在我的心上。

陈　孟　译

小　红　帽①

小红帽姑娘，要把外婆看，
她住在邻村，染病受熬煎。
小红帽姑娘，金黄的发辫，
心灵多美好，象蜜一样甜。

当她上路时，东方才亮天，
穿过小树林，步伐多矫健。
碰上狼大人，一双妖怪眼：
“小红帽姑娘，你要去哪边？”

纯真的小姑娘，洁白的百合花：
“外婆生了病，糕点送给她。
还有沙锅肉，汁液喷喷香，
可认识邻村？她住村口上。”

穿越小树林，心儿多欢畅，
采着果儿红，掐着花儿香。

①这是根据法国作家佩罗的同名童话故事改写的。

爱那蝴蝶儿，却忘了途中的狼……

白牙的大恶狼，过了小树林，
绕过了磨房，又过了小山冈。
外婆门寂静，敲得梆梆响，
门儿开开了 —— 它装成了小姑娘。

那个野畜生，三天没合牙，
外婆身残废，有谁保护她！
它笑着全吃掉，不慌又不忙，
然后将衣裳，自己穿身上。

姑娘细嫩的手，来敲半掩的门。
凌乱的床铺上，狼问“什么人？”
声音很嘶哑，可外婆病在身——
姑娘天真地想——“娘叫我来看您。”

姑娘进来了，浑身野果香。
手上的花枝儿，来回摆得忙。
“把点心放一旁，先给我暖暖床。”
姑娘小红帽，信了迷人的谎。

小小的帽檐下，大耳朵露一双，
姑娘天真地问：“为啥这样长？”
骗人的大恶狼，抱住小姑娘：
“长得这样长，听话多便当。”

柔软的小身体，馋得它直瞪眼。
姑娘多害怕，狼也把心担。
“外婆告诉我，为啥有那么大的眼？”
“为更好地把你看，我的小心肝……”

然后老狼笑，漆黑的嘴一张，
白色的大牙齿，闪着可怕的光。
“外婆告诉我，牙为啥这样长？”
“我的小心肝，为了吃你吃得香……”

那野兽缩成团，在粗糙的毛下面，
小姑娘浑身抖，象羊毛一样软。
她的骨和肉，全被狼嚼烂，
心儿象樱桃，也被狼榨干……

赵振江译

晨　　趣

——致阿马多·阿隆索

美丽的鸟儿，
满身花斑，
五彩缤纷，
令人目眩，
驾着气流，
直升云天。

今日清晨，
黎明时间，
飞过河岸，
似箭离弦。
天气晴朗，
空气新鲜，
良辰美景，
微风翩翩。

谁未目睹，
自是枉然；
只为贪睡，

留恋苟安，
我起床时，
启明星闪，
半是黑夜，
半是白天。

微风飒飒，
晨曦蔓延，
那只彩鸟，
自在坦然，
擦过我脸，
滑过我肩。

她象百合，
或象箭鱼，
向着天空，
直冲上去，
辽阔苍天，
将它吞咽，
转瞬之间，
渺渺如斑。
我在山口，
不禁心寒。
可爱的彩鸟，
踪迹杳然！

赵 振 江 译

有 刺 的 树

财　　富

我有两种幸福，
一个忠贞，一个渺茫：
一个象玫瑰花
一个象玫瑰刺一样。
人们可以将我偷窃
却无法将它们掠抢，
我有两种幸福，
一个忠贞，一个渺茫。
我满腔碧血
又忧郁悲伤。
玫瑰花多么可爱
玫瑰刺情深意长！
两个并蒂的果实
结在同一个枝头上，
我有两种幸福，
一个忠贞，一个渺茫……

赵振江译

玫　　瑰

玫瑰心中的宝藏
与你心中的一样。
象玫瑰花一样开放吧，
沉闷会使你无限忧伤。

让它化为一阵歌声
或者化为炽热的爱情。
不要将玫瑰花隐蔽，
它的火焰会烧坏你的心胸！

赵振江译

空　中　的　花[1]

——致贡苏埃罗·萨勒娃

我注定与她相遇，
她在草原中站立，
谁从她身边经过或和她说话，
都要臣服在她的脚下。

她对我说："请你上山，
我自己从不离开草原，
给我去剪白色的花朵，
洁白似雪、茁壮、新鲜。"

我登上峥嵘的山顶，
寻找白花的踪影，
它们在岩石中
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我捧着花儿下山，

①我曾想以《奇遇》命名此诗，指我与诗神的奇遇。——原注

在草原上与她相见，
将大束大束的百合，
狂喜地献到她面前。

她看也不看，
对我说：“请你上山，
这回只要红色的花朵，
我自己穿越草原。”

我和小鹿一起登攀，
去寻找那迷人的花瓣，
她闪烁着火红的神韵，
似乎是生命的源泉。

下山后将花儿奉献，
幸福得浑身抖颤；
她却象水一样平淡，
任凭受伤小鹿的鲜血流在里面。

然而她注视我，象梦游一般，
对我说：“去吧，请你上山，
去采摘黄色的花朵，
我永远不能离开草原。”

我一直爬上山峰，
去寻找茂密的花丛，

她们象金色的太阳，
刚刚出生却永不凋零。

我见到她，一如往常，
依然站立在草原中央，
我又在她身上撒满花朵，
使她变得象花坛一样。

见到黄花，她越发疯癫，
对我说：“女奴，请再上山，
你去采摘无色的花朵，
藏红、桔黄我都不喜欢。

“出于对莱奥诺拉和利赫娅的怀念，
我对那样的花朵充满爱情，
那是睡神和梦的颜色。
我是草原上最崇高的女性。”

我又一次去征服高山，
现在它象美狄亚①一样黑暗，
如同一个若隐若现的山洞，
全然看不见一丝光线。

①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科尔喀斯王埃厄忒斯的女儿，精通巫术。

她们不开在花枝上，
也不开在岩石间，
我在柔和的空气中采摘，
用剪刀轻轻地将空气剪断。

我剪着空中的花朵，
简直象一个盲人，
到处剪着空气，
在我的森林……

当我走下山冈，
来寻找我的女王，
她正在那里行走，
已经是不卑不亢。

梦游的人儿走着，
渐渐离开草原，
我紧紧跟在她后面，
在牧草和白杨中间……

用轻盈的脊背和手
带着那么多鲜花，
我永远不停地剪着，
空气就象是庄稼……

她在前面行走，没有回头

也没有留下足迹，
我依然追随着她，
在朦胧的雾里……

带着这无色的花朵，
不白也不黄，
献出我的一切，
直到生命消亡……

赵 振 江 译

为 桃 树 剪 枝

用我纯洁无瑕的双手
为桃树修剪枝头，
好似用热情的脸庞
去触碰爱人的鬓角。

又象我创作的一段诗句
任血液在其中沸腾，
把我的心扉敞开
接受春天浩瀚的血流。

我的心儿带动桃树的脉搏跳动
在年轮的深处，
树干会感到我的心儿象凿子般地钻入。

爱我的人们都已作古，
只有我的心儿，受着桃树的支撑，
这是我唯一能够献给世界的礼物。

陈　孟　译

旱 地 上 的 瀑 布

我想歌唱，
但毫无兴致，
只因生活的这片干旱的土地上
连棕榈也不能生长。

连我的母亲
都不愿来我这里，
我回到她的身边
从不能乘坐小船……

我想放声歌唱
唱它个地覆天翻，
可是我欲唱不能
因为毫无激情；
通过光的折射
这里只有海市蜃楼；
我越过山地
才能看到长着椈树的村落。

哗哗作响
却不知水在何处；
它向我胸前流来
这就是瀑布。

昨日还无影无踪
今天却在溅落狂奔，
就在我的身边
呼啸着溅落下来。

我停下脚步聆听，
但又不愿去觅寻：
水呵，我的女儿！
水呵，我的母亲！

我想看到它
但只限于渴望，力不从心，
它继续溅落、溅落
阵阵水花，宛如鼓掌声声。

陈　孟　译

热带的太阳

——致堂爱德华多·桑托斯

印加人的太阳，马雅人的太阳①，
阿美利加成熟的太阳，
马雅人和基切人②将你敬仰，
年迈的阿伊马拉人③被你晒得象琥珀一样。
象一只红色山鸡——当你刚刚起床，
象一只白色山鸡——当你行到我们头上。
你善于绘画和文身，
为人和兽化妆。

山峰和峡谷的太阳，
深涧和平原的太阳，
引导我们的拉法埃尔④

① 印加人和马雅人都是美洲的印第安民族。前者于公元七世纪建立了印加帝国；他们崇拜太阳，将自己看作太阳的儿女。后者是居住在中美洲和墨西哥东南各州的印第安人，他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马雅文化。
② 基切人是马雅人的分支，生活在危地马拉境内。
③ 阿伊马拉人是南美的一个印第安民族，主要生活在玻利维亚一带。
④ 拉法埃尔是《圣经》中的大天使。

象催促我们的金火一样。
你是弟兄之间默契的暗语，
无论在陆地或者海洋。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
他们会在晒热的酸橙中间寻找，
那里有面包树在生长，
香胶树在苦度时光。

库斯科的太阳，高原上闪着白光，
墨西哥的太阳，金色的歌声嘹亮，
你是歌声，在马雅人头上回荡，
你是未被食用的玉米，放着火红的光芒，
人们随着你的行程呻吟，
为了获得火红的玉米安抚饥肠；
你沿着蔚蓝的苍穹奔跑，
不管是什么人的地方，
象一只白色或红色的鹿，
从未被赶上，总是带着伤……

安第斯山的太阳，我们自己的太阳，
你在将美洲人注视凝望。
你是火红民族的火红的放牧者，
在充满你的奇迹的火红的土地上。
你自己不会熔化，也不会将我们熔化，
你不吞噬别人，也不被人吞下。
你哺育了奇异的人民，

你是白热的克查尔鸟①，
你是在洁白道路上的惊愕的原驼②，
将其他迷途的原驼引导……

你是天的根源，
是为印第安人治愈箭伤的医生，
将他们救活，你是神圣的妙手，
使他们死去，你是神圣的爱情。
你是长着杏核眼的种族的祭祀之神—— 羽蛇，③
在湛湛青天上推磨，
缈缈白云间穿梭；
你使印第安人的织布机
象发狂的蜂鸟一样，
你给塔坎巴罗④的妇女
穿上五彩缤纷的盛装。
你是羽毛丰满的大鹏
孵化着两个无拘无束的东方！

你来了，心地善良，至高无上，
正如诸神没有到来一样，
洁白的斑鸠成群结伙，

①克查尔鸟是美洲的一种攀禽，生于热带地区，羽毛柔软，呈红绿色，有光泽。
②原驼又称大羊驼，是南美一种特有的动物。
③ 羽毛蛇相传是万神之神的长子，他被托尔蒂克人尊为大神，阿兹台克人则称他为主祭祀之神。
④ 塔坎巴罗是墨西哥的地名。

“吗哪”① 没使我们弯下脊梁。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
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模样。
、在我们对太阳的理解中，
征服者也供认了自己的信仰，
在阳光烤晒的圣礼中，
我们将他们的躯体安葬。

我将族人交给你的火焰，
他们象一堆烧红的火炭。
在充满蝾螈的晒场上，
他们的圣体在酣睡和梦想。
或者与晚霞相背而行，
象金雀花一样闪着红光，
西方被染成了桔色，
半是杂乱，半是金黄……

四十年里，
如果你没用同名的金字塔②，
没用仙影拳和芒果，
没用黎明时的火烈鸟
和鳞光闪闪的鳄鱼
为我穿衣，

① “吗哪”是上天赐给饥饿人类的食物，见《圣经》中的《旧约全书》。
② 指墨西哥的太阳金字塔。

现在请你观赏并辨认
我赤裸的身体。

象龙舌兰、丝兰，
象秘鲁的陶罐，
象乌鲁阿班的瓷坛，
象秘鲁的千年古笛，
我拜倒在你面前，
向你坦开胸怀，沐浴你的光线！
象照耀它们那样
将我的每个毛孔照遍！
让我惊喜地生活在它们中间，
陶醉在你的惊喜里面。

我曾在异国土地上跋涉，
品尝过它们充满香气的水果；
在坚硬的餐桌上和混浊的酒杯里
喝过味道淡薄的蜂蜜；
我做过微弱的祈祷，
唱过奇异的颂歌，
在巨龙身破、星象死亡的地方
我曾经入梦乡。

先人给我的躯体，
我托付与你。
用红色将我浇灌，

让我象你的血液一样沸腾。
将我变白或变黑
随你侵蚀和洗清。

烧掉我顽固的恐惧，
驱除骗人的奸计，去掉我的污泥；
提炼我的言语，冶炼我的眼睛，
锻炼我的口、歌声和气息，
净化我的听觉，洗涤我的视力，
使我的手和知觉纯洁精细！

酿造我的乳汁、血液、
骨髓、眼泪。
擦干我的伤口、汗水，
无论在肋部或脊背。
让我再次加入为你伴舞的合唱：
在帕陵克和蒂纳瓦科①上起舞的
神奇的乐队。

我们克丘阿人和马雅人
对你将一如既往，信守誓言。
跟随你度过岁月，
向你面前登攀；

①帕陵克是马雅文化的重要遗址；蒂纳瓦科是南美印第安人的文化遗址，该文化盛行于印加帝国之前，主要分布于玻利维亚和秘鲁境内。

从你那里下来，我们会变成金条，
变成剪下来的金羊毛，
按照印加巫师的预言，
我们会直接进入你的怀抱。

从你那里下来，
我们象葡萄回到场院，
象金色的鱼群
浮上汹涌的海面，
象巨大的王蛇
奔向哨音的呼唤！

赵 振 江 译

死　的　国　度

死亡这个国度
是个奇妙的国家，
比天使还要飘逸
比符号还要抽象，
颜色犹如枯死的海藻
色泽灰暗象只兀鹰，
永世它都长存
但无幸福的年景。

无花、无果，
没有茉莉的芳香，
没有天空
更无蓝色的海洋。
它的名字
不在地图上面，
去这个无名国度
就要与世长辞。

来到这里

无需过桥、乘船，
谁也不会告诉我
它是岛屿还是陆地。
我未曾寻找过它
但命运总会要我到达这里。

象模糊的神话
只有心神才能领会，
梦中可以摸到，
梦中又可绝弃。

它呵，它也是我的祖国
在这里生，在这里死。

在四周
它给我安排了许多东西。
万物呵，万物
我得到的又会失去；
我曾看到
万物随我消失，
它们曾属于我
可又离我而去。

我失去了曾在那里栖息的
山峦；
曾经甜蜜生活过的

金色果园；
我失去了
甘蔗遍地的蓝色岛屿，
这些形象
曾围在我的身边
形成可爱的整体
成为乐园。

雾，它只有长长的头发
没有脊背和脖颈，
我仍旧
睡意朦胧，
不知何年何月
这个国家就要落在我的头上。
在没有名称的这个国度
我将与世长辞。

陈 孟 译

饮

——致彼德罗·德·阿尔瓦博士

“天真无邪的婴儿形象
就是人们让我饮水时的模样。”

在布兰科河的山谷
阿贡卡瓜①从那里发源。
我跳跃着去把水饮
来到瀑布旁边。
它撒下结实的长发，
白色的水花惊恐、飞溅。
我把嘴伸到沸腾的泉边，
神圣的水将我的嘴唇烫烂。
喝了一口阿贡卡瓜的水，
嘴里的鲜血流了三天。

在米特拉②的田野，

①阿贡卡瓜是安第斯山最高峰，也是智利的河流的名字。
②米特拉是墨西哥地名，属瓦哈卡州。

蝉鸣、日晒、跋涉的一天，
我俯身探进水井，
一位印第安人扶我贴到水面，
我的头象一个苹果，
捧在他手心里边。
我尽情地畅饮，
他的脸紧贴着我的脸。
我突然闪电般发现，
米特拉人和我是同一血缘。

在波多黎各岛上，
蔚蓝的午睡时间，
我的身体停滞，
疯狂的浪花翻卷，
椰子树象千百个母亲，
小姑娘风度翩翩，
将一个椰子打开，送到我的嘴边，
我象女儿一样吮吸
母亲的乳汁、椰子的玉液。
我的身体和心灵
从未饮过这样的甘甜。

在我童年的家园，
母亲给我把水端。
在一口一口的吮吸中
我见她浮在罐里的水面。

头越抬越高，
罐越离越远。
布兰科河山谷，我的口渴
和她的眼神，依然在我心间。
这将永不磨灭，
现在仍似当年。

“天真无邪的婴儿形象
就是人们让我饮水时的模样。”

赵 振 江 译

咏　　物

——致马科斯·黛何欧

我喜爱的东西——
有的从来未有，有的已成过去：

我抚摸寂静的水面，
它停滞在畏寒的牧草上边，
微风没有吹拂
那属于我的果园。

象从前一样注视水面，
一个奇怪的念头涌上心间，
象和鱼儿或“奥妙”嬉戏，
缓缓地玩弄那水滩。

怀念从前欢快的脚步，
我将它们留在了门槛上边，
我在那里看到一种创伤，
长满了青苔，默默无言。

七岁时人们告诉我一句诗，

我在将它追寻。
那是一个做面包的女人，
我注视她的双唇。

金合欢的花朵散落飞扬，
嗅到它，我会欣喜异常，
金合欢没有那么纤细，
倒象是扁桃放出的馨香。

花儿使我的感觉象婴儿一样，
我搜寻字眼，却无以名状，
我闻着空气和那些地方，
寻觅扁桃却踪迹渺茫。

有一条河总在身旁流淌，
四十年来我一直听着它的声响。
那是我的血液在浅吟低唱，
或是人们赋予我的顿挫抑扬。

或者是童年的艾尔基河①，
我在那里上溯、跋涉。
我和它形影不离，胸膛贴着胸膛，
象两个抱在一起的婴儿一样。

①艾尔基河是智利的一条河流。

当我走在山间小道，
就会梦见安第斯山峰，
听见它们呼啸的声音
象宣誓一样响个不停。

在太平洋的岸边，
我看到蓝色的群岛，
一个岛屿给我留下了酸味，
它来自死去的翠鸟……

休息过后，
要结束我的行程。
一个人的脊背，柔软、沉重，
它打断了我的梦境。

模糊、灰色的脊背，
死者的躯干或我的父亲。
我没去打扰也没去询问，
躺在他旁边，默默不语，睡意沉沉。

我爱身旁的岩石，
无论在瓦哈卡①或危地马拉，
它的裂纹给人奋发的勇气，

①瓦哈卡是墨西哥的一个州。

红润坚实，如同我的面颊。

睡梦中，那岩石一清二楚；
我不知为什么将它翻覆。
也许我从未有过岩石，
看到的却是我的坟墓……

赵 振 江 译

再　　见

在遥远的海岸，
在帕西翁海面，
我们多少次告别，
却没说“再见”。
因为那并非事实，
是梦幻。
你也不曾相信，
我也不以为然，
就象梦中所说：
“真假难辨”。

走向南方，
我会说：
“咱们走向大海，
它能吞下太阳。”

走向北方，
你会说：
“咱们一起去欣赏

太阳出生的地方。”

无论戏言，还是夸张，
你都不要讲
大地、海洋
会使我们天各一方：
海洋是幻觉，
大地是梦乡。

你不要想，
也别向店主要求
只容一人居住的
单身客房。
你将有个影子，
一如往常，
你将用两个人的脚步
踏上沙岗……

无论是谁，
不管他是人还是上帝
都不能使你我
象日月那样分离；
无论是飘荡的风
还是岩石，
也无论是遮荫的树木
还是可停泊的河流，

都不许它们再说
一人和两人、
南方和北方，
不许它们胡说，
不许它们撒谎！

赵 振 江 译

好 心 的 女 人

我要将绝壁登攀，
看望灯塔上的男子汉，
在他的口中尝尝波涛，
在他的眼里看看深渊。
只要他活着，我一定要赶到
这看管大海的人的身边。

人说他只注视东方，
生活在峭壁中间，
我要他的波涛截断，
让他注视着我，而不看那深渊。

他对黑夜了如指掌，
现在黑夜是我的路和床：
他熟悉章鱼、海绵和翻卷的波浪，
他熟悉使人失去知觉的声响。

潮水将他诚实的胸膛冲刷，
使他经受苦难，

他象海鸥一样呼喊，
面色苍白，象个伤员，
但却纹丝不动，沉默不语，
好象已不复存在，甚至未生到人间！

我仍要爬上灯塔的顶端，
就是刀山，也要登攀，
为了那个人——他能告诉我一切：
关于天上、人间。
我要给他送去
奶罐和酒坛……

他依然在倾听大海，
大海只知将自己珍爱。
或许他什么也不倾听，
沉浸在盐水里，将一切忘怀。

赵 振 江 译

鸽　　子

令人烦闷的中午
在我午睡的小屋顶棚上，
鸽子的脚趾
带来贝壳和沙子……

这是座白色的小屋，坚实的房子，
病人在屋顶下哭泣，
人们理会不到鸽爪的
沙沙声响。

我举起一束麦穗，
象宠爱孩子的妈妈，
边唱边招呼它们，
顿时我身上落满了鸽子。

我抱起三只
听着它们咕咕地争食，
直到一只只飞去
我身边只剩下一只……

我不去理会人们对我的召唤
再不愿进到令人气闷的小屋：
只有裙边的鸽子，
它才是我的安慰，鸽子，鸽子！

陈 孟 译

葡 萄 压 榨 机

乌拉圭麦穗

迎着一月的阳光
麦穗结粒灌浆，
个个象闭合的眼睛、合拢的手指
一层雾气蒙在穗上。

结粒是如此迅猛
似乎能听到咔咔的声响，
连我的手也感到这种声音，
不得不俯身细心聆听。

十个星期过后，粒粒饱满充盈
硬得象矿里的块铜，
水分蒸发，雾气腾腾
在阳光下迅速挥发，无影无踪。

即便你是个女孩子
麦粒猛长的声音也不会使你害怕，
但是它们爆裂的声响
却使我胆战心惊。

因为死亡要把他们撕毁
只剩下牙床般的空壳，
随着死亡的风儿飘散
可怜的麦穗。

陈　孟　译

干枯的木棉

木棉死了，
死在瓜雅斯①平原。
她怎么会死呢，
死了，如何保持女王的尊严？

身死，她更加可贵，
凋零，她更加崇高，
真诚实在，依然如故，
将污秽全抛。

飘过的清风并不知晓，
注视她的大地并不明白，
她刚刚死去并不是为了
将身体舒适地展开。

小小的蛀虫姗姗来迟，
还没爬上她的身躯，

①瓜雅斯是厄瓜多尔的一个省。

黄蚁和黑蚊将她等候，
象两条涓涓的小溪。

并没有雷击斧砍，
也不是严重干旱，
只因为与同伴的地界相扰，
她才凋零枯干。

平原和苍天不肯帮助我，
将她在纯洁的红土上安放，
让她的脊背沐浴着露水，
让星宿守护在她的长发上。

在斧头砍下来之前，
让她躺在我母亲的身旁，
我要为她轻轻地颂一首圣诗，
然后才将她给火神献上。

将她献给红色和蓝色的火，
将她献给爱情——它象篝火一样，
爱情会将她送到圣父的身旁，
将她安放在第二个故乡。

赵振江译

泉

从果园的深处
涌出一道活泼的清泉，
长长的头发使它看不见方向，
不吐泡沫，已经受伤，
不声不响，往低处流淌，
涓涓细流，从不增长。

从我象贝壳一样的手窝
它悄悄地溜过。
又从低处冒出来，
人们跪下来将它的水喝，
我只给它带来
最强烈的干渴：
可怜的牲畜、孩子们和我。

白天看不见它，
夜晚听不见它，
但自从我们遇见了它，
梦里都听见它说话，

因为从它那里传来了
似乎神奇的隐痛，
又好象第二种血液——
胸膛感觉不到它的流动。

它弄湿了
牛犊的眼睛。
在熏衣草的花丛中
蜿蜒绕行，
说话和我一样
使牧草颤抖不停。

下山时
不象野兔那样跳动；
上坡时将石棱啃咬，
将冰冷的石灰岩磨平。
古老孤独的大地
为它的逃跑放行：
可是它到达归宿的旅途
超过了托比亚斯①的路程……

（一天夜里
从橄榄园流出的小溪，
树木对它视而不见，

① 托比亚斯是《圣经》中的人物。他恪守律法，多行善事，后来成了盲人，在苦难中笃信上帝之心不减，上帝终于遣天使解救了他。

黑夜对它置之不理，
人们听不见它的血液
向低处流淌的声息。

然而这浅黄色的水
我们能够看见，
它曾偷偷地将我们爱恋，
走了两千天；
在这漆黑的夜晚，
怎能让它孤孤单单？
又怎能象没听见它的声音
独自睡得安闲？）

赵 振 江 译

工 人 的 手

粗硬的手啊，
长满了皱纹鳞片，
象粪土一样黝黑，
象烧焦了的蝾螈，
可它是多么美丽啊
举起时轻松
放下时疲倦。

将泥土揉碎，
将石块翻转，
系好大麻的纤维，
理清紊乱的棉团。
世人对它看不上眼，
只有神奇的大地将它赞叹。

既象铁锤，又象钢锨，
它的灵魂却极不平凡；
有时在疯狂的轮子上面，
象蜥蜴被切成碎片。

犹如挺拔的大树，
枝条被砍断。

我听到它使织布机运转，
看到它在炉内经受煅炼，
铁砧使它半开，
麦流使它握拳。

我看到它在矿井口外，
在蓝色的采石场边。
它为我划船荡桨
与恶浪周旋；
为我掘墓恰到好处，
尽管未量我的身长肩宽……

每年夏天，它织布纺线，
它织的亚麻布，清新似水面。
然后将棉花和羊毛
进行梳理、轧弹；
在儿童和英雄的服装上
显示它的才干。

它们都安睡在
材料和标记堆旁边。
天神将它们抚摩，
星宿将它们照看。

它们怎能入睡！
继续将甘蔗粉碎或将土地深翻。
耶稣将它们捧在自己的手里
直到霞光满天！

赵 振 江 译

黎　　明

我敞开胸膛，
让宇宙进来，象炽热的瀑布一样。
新的一天降临，
我便消亡。
我象饱满的岩洞
将新的一天歌唱。

为了失而复得的乐趣，
我朴实无华，既不接受也不给予，
直到黑夜从哥尔戈纳①
战败、逃离、遁去。

赵 振 江 译

①哥尔戈纳是哥伦比亚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屿。西班牙征服者比萨罗及其同伙曾困在该岛七个月，等待援军以征服秘鲁。

织布机的主人

织布工人的老板，
圆形的织布机：
你来到了车间
象“发疯的上帝”。

你挥动手臂，
挺起身躯，
而织布工人
就别想休息！

踏板、梭子
贪婪地运转。
脉搏在燃烧
象炉中的陶罐。

棉絮和毛线
舐着你的脸，
绕线轮摧动着
线团儿飞转……

织布机的主人，
勤劳的手臂：
我们象车床的轮子
从不知疲倦、乏力；

直至最后一息，
我们奉陪到底！
直至脑门崩裂，
织布机碎成铁皮！

赵 振 江 译

· 附录 ·

授　奖　辞

瑞典文学院院士亚尔玛·古尔伯格

过去，一位母亲的泪水曾使一度为人们所鄙弃的语言以其诗歌的力量重新显示了异彩，获得了荣誉。据说，当被誉为具有地中海气质的两位诗人中的第一位——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在学生时代写下自己的第一批诗作时，他的母亲曾为此流了许多激动的泪水，尽管作为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里旺斯的农村妇女，诗人的母亲当时并不完全理解他的杰出的语言。接着，米斯特拉尔又创作了《弥洛依》这部描述一位年轻俊俏的乡村姑娘爱上贫穷工匠的长诗。这是一部散发着花卉之乡的芬芳、但故事结局却又十分不幸的叙事诗。因此，古老的行吟诗人们所用的语言又一次成了诗的语言。19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十年后，这位创作《弥洛依》的诗人离开了人世。

就在同一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在世界的另一端又有一位新的米斯特拉尔登上了诗坛。这就是卡夫列

拉·米斯特拉尔，她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赛诗会上，以几首献给亡人的诗作获得了奖赏。

南美各国人民都非常熟悉她的生平事迹，大家彼此相传，如同传奇故事一样。现在，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穿过安第斯山的群峰，越过烟波浩渺的大西洋，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她的履历。

几十年前，在艾尔基山谷的一个小村庄，诞生了一位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的未来的小学教师。戈多伊是她的父姓，阿尔卡亚加是她的母姓。父母二人都是巴斯克人的后裔。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能毫不费力地即席赋诗；他的秉赋中似乎既有诗人所特有的执著追求的一面，也有诗人所常有的犹豫不决的一面；他曾为女儿修过一个小花园，却又在女儿的孩提时代就离开了家。美丽的母亲活了很大年纪，她说自己常常发现可爱的女儿在同小鸟和庭院中的花儿亲切地交谈。据一个传奇版本说，诗人曾被学校开除过，那显然是因为嫌她太笨了，认为不值得在她身上浪费时间。但是诗人以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自学，终于成为坎特拉的小学教师。正是在这里，二十岁的她，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对一个铁路雇员产生了炽热的爱情。

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那个雇员辜负了她。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的一天，他用枪击中自己的头部，自杀了。年青姑娘陷入了无限绝望的境地。她象约伯一样，向苍天呼号，诅咒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从此，在这贫瘠、枯黄的智利山谷中，升起了一个伟大的声音，这是遥远的人们都能听得到的声音。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不再具有个人色彩，而成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也成了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这位本来无足轻重的乡村小学教

师一步步登上了拉丁美洲精神皇后的宝座。

如果说为悼念亡人而写的诗篇曾使这位新诗人崭露头角，那末以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为名所发表的那些忧郁、多情的诗篇则使她名闻南美各国。然而直到一九二二年，诗人才在纽约出版了自己的大型诗集《绝望》。当一位母亲读到这部诗集，当她读到第十五首诗时，也突然泪如泉涌，为死去的儿子，为再也不能复活的儿子痛哭流涕……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把她那天然的爱情完全倾注到她所教育的无数的孩子身上。她为孩子们所写的、可以轮唱的诗篇于一九二四年在马德里汇编出版，题名为《柔情》。为了向她表示敬意，四千名墨西哥儿童曾演唱了这部诗作。从此，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成了公认的女诗人。

一九三八年，为了捐助西班牙内战的青少年受害者，她的第三部长篇诗集《塔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又可译为《劫掠》，同时也是一种儿童游戏。）与《绝望》的凄楚基调迥然不同，《塔拉》表达了南美的宁静和悠然自得的生活画面。它的芬芳已从远方传到我们这里，使我们仿佛又一次置身于诗人童年时代的花园之中，使我们又一次在倾听她同大自然、同草木花鸟的亲切交谈。这一切简直是把赞美诗和天真烂漫的童谣奇妙地融为一体了！这些歌唱面包、酒、盐、谷物和水——饥渴的人所需要的水——的诗篇是对人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最好的礼赞……

诗人用她那慈母般的手为我们酿制了饮料，使我们尝到了泥土的芬芳，使我们的心灵不再感到饥渴。这是来自艾尔基山谷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心田里的泉水，它的源头永远不会枯竭。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女士，为了接受这一简短的致辞，您无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概述了您从一个小学教师到登上诗坛王位的非凡而又卓越的艰苦经历。为了向丰富多采的拉美文学致敬，我愿借此机会向拉美文学的皇后、伟大的悲剧女诗人、《绝望》的作者表示谢意！

现在，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过瑞典科学院授予您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王　瑾　译

受　奖　辞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今天瑞典转而关心一个遥远的拉美国家，把荣誉授给它的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中的一位，她对此感到无尚光荣。艾弗雷德·诺贝尔的世界主义精神已将其对文化的保护和促进的范围扩大到美洲大陆的南半部，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作为民主智利的女儿，我为能坐在具有民主传统的瑞典代表们中间而感到十分荣幸。瑞典传统的独创性在于不断地更新自身。一方面保护传统的精华不受损害，另一方面又使传统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一方面适应当前的现实，另一方面又预见其未来，使社会永远处在不断前进、不断创造的境界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典精神，它是欧洲的光荣，又是美洲大陆令人鼓舞的榜样。

作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女儿，我向瑞典精神的开拓者们致敬，我曾不止一次地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我不会忘记那些曾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精神作出贡献的瑞典科学家，也不会忘记向外国人介绍各种无可争议的、值得效法的学派的大批学者和教授，我向瑞典的工人、农民和手工艺者致以深切的问候，并期待他们作出更大的成绩。

现在，由于侥幸的成功，我成了我国诗人的代表，成了西

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人民的间接代表。无论作为哪一种代表，我都为能应邀参加拥有数百年民间创作和诗歌传统的北欧人民的这一喜庆节日而感到非常高兴。

愿上帝保佑这一模范的民族，保佑它的传统和创造，保佑它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为保存历史精华和走向未来而作的种种努力。

我的祖国（今天在此由我们博学的卡哈尔多部长代表）尊敬瑞典人民，热爱瑞典人民，她派我到这里来接受您们所赋予她的特殊荣誉。智利将把您们这种慷慨授予永远珍藏在自己最美好的记忆中。

王　瑾　译